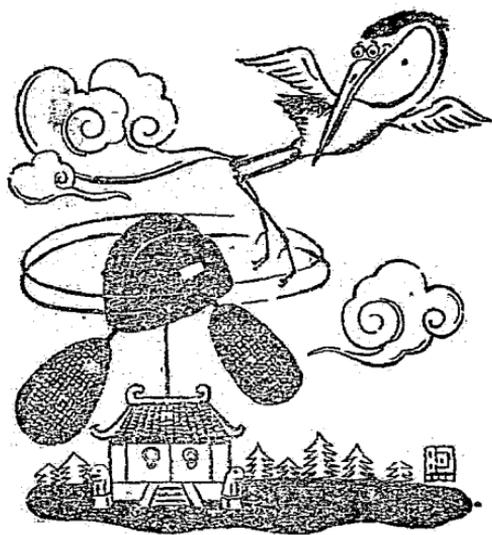


自由文叢之一

社會賢達考



要目

人與人間基本關係的

澈底癡癡

從新高潮到大變動

參政會前後

北疆警報

前路

我們要飯吃(街頭小景)



費青

李定

許德珩

城北

俞平伯

錢民

自由文叢社發行
三十九年六月三十日

短評

反戰與和平

老百姓在苦難中要熬乾了。老實

說，除非人們天生奴性，最後大家走的只有一條路：撻而走險。

我們渴望和平，渴望休養生息。然而我們要和平的意思不是讓好戰份子喘息一下，準備實力，再繼續作更大規模的屠殺。

我們反對好戰份子優勝的「和平」，也反對一個南北朝的局面，這些都是為一個大殘殺留下一個前鋒，就是打倒好戰份子。

我們不仇視國民黨，也不仇視共產黨，却仇視好戰份子和貪污集團，他們斷送了國家，他們已送人民入地獄，但還不够，他們要全國人民死盡，以建築他們的

的權威。

羅曼羅蘭說過，這世界上只有兩種人：一種上昇的人，一種下降的人。不甘墮落的人團結起來，向墮落無恥者作最後的一擊！

解散全國學聯

中央社報告了一個真消息，教育社會兩部同時命令取消全國學聯，理由是：以前法律上並未允許過。

這不知道是什麼理由，這不像是人說的話，集會結社的自由是法律規定的，然而全國學聯却以史無前例的緣故而被取消了。

不過藉此也可以知道政府的意思，就是史無前例的東西是不可以有的。真的民主是史無前例的，真的自由平等也是史無前例的，歷史上有的是：專制、暴虐

、屠殺、坐牢、和農民革命。

政府已告訴人民了，告訴了人民們該怎樣走路。

從新疆想起

麥斯武德就任新疆省主席，是CC派的大勝利。麥斯武德是CC的人，有名的無知頑固反動，一向反對張治中的開明政策。於是新疆重新形成了這一個危機四伏的局面。正同全中國一樣，真正的危機並不存邊疆，而在民間。

武大慘案

武漢大學的同學死了，我們在北方遙祭他們，站在他們靈前，我們不知說什麼好。我們僥倖地還生存着，已經兩次看見對學生們的屠殺。我們明白了一個道理，就是在墮落者

MG
D693.09
1091



3 0387 6466 2

看起來，爲了他們自己的利益，雖是兒女也可以加以殺戮的。

彭善自從就任武漢警備司令以來，包庇貪污，橫行地面，如今却又來屠殺學生。誰給他們這權力的？誰縱容了他的？

如今又在裝出「撤職查辦」的一套了，我們是不相信的。看看今日的關麟徵李宗黃，人人會知道這又是怎麼一回事。

新疆事件

新疆事件，也許正如馬歇爾所說，是邊疆糾紛，是常有的事。

但這也可能不是邊疆糾紛，可能是自己人在打自己人，反動者的作風一貫如此，他們的暴政激起了民變，他們自己不承認，說這樣的民變是「侵畧」，是「赤色漢奸」，一定編出許多消息

，說別人接受了蘇聯的援助，說出賣了權益，等等。

同樣的說法，北伐時代的北洋政府也會用來對廣東的革命軍，以爲替革命者戴一個漢奸帽子，就可以壓殺革命了。

如何呢？造謠的結果，是革命軍直搗長江流域。

自下而上的停戰

運動

到南京去呼籲和平的人，都說要中央讓步是不可能的。

二十年的統治，養成執政黨的專制性格，它已完全被反動派把持，相信軍事重於政治，相信只有以武力才能從事政爭。

在全世界大踏步地前進的二十年中，執政黨倒退了二十年。爲了人民，我們還得呼籲，請你們局部停戰。一省停戰，一

省人民可以喘息；一區人民可以喘息；一縣人民可以喘息；一鄉人民可以喘息。志叫你們停戰。服從人民是正榮的。



華北大旱，今年是個不了的

局面，人食人的事就要出現了。有最後一點天良的人應該不願打仗了。我們提出停戰的辦法是：第一，雙方同時宣佈停戰，雙方軍隊同時回到軍營中去。在宣佈停戰的區域中，不許再有衝突。第二，成立臨時維持的地方政府，由地方士紳和開明人士組織，在求安定的前提下，維持地方的秩序和人民的生活。第三，在經濟上舉辦臨時的徵借，平均衣食，維持這一個荒年的生活。

我們也知道，這樣的計劃在實行時有許多困難，但畧微看遠一點，就知道早停一天戰，會減

A 020837

少許多痛苦犧牲，人民實在不得了，實在活不下去了！

「大局穩定」

據軍事當局的意見：「東北只要能守住長春和瀋陽就算『大局穩定』了。」

我們不知除了國際面子之外，是不是政府也還要瀋陽長春之外的老百姓，或者認為只有北平市警察局長湯永成所稱譽的「不妨害治安」的富人才算人，窮人全送給共產黨？

我們也不知道政府對長瀋兩地，預備守多少時候？直等第三次世界大戰爆發嗎？守十年？守二十年？守五十年？大戰不爆發，就一直內戰打下去？

政府也會想到這幾十年中，人民怎樣挨過去麼？

方寸已亂

一個參政員從南京回上海，新聞記者問他南京的情形，他回答了一句話：「方寸已亂」。

已經不能夠全盤設想，已經沒有理性，沒有足夠的明智作較長的打算。忽而弭和，忽而要戰，忽叫罵蘇聯，忽而要求美國改變政策，忽而撤退，忽而堅守，忘了自己的情形地位，喪失了最後一點自信，完全是變態，神經失常了。

假使容我們作更進一步的預測，則「方寸已亂」之後，恐怕是加緊自殺而已。



目錄

短評

人與人間基本關係的澈底癱瘓

從新高潮到大變動

從「六二」看將來

破曉以前

參政會前後

北疆警報

「社會賢達」考

前路

「狗」的禁忌

我們要飯吃（街頭小景）

學潮的背景（政府小景）

罷課後（小說）

舊戲餘談

吳景超回到北平以後

告全國同胞書

費青

李定

岑雨

景雨秀

許德珩

城北

吳吟

龔平伯

金今

饒民

大華報

晉平

舊史

域槐

馮玉祥

人與人間基本關係的徹底癱瘓

費青

最近有人指出：中國近年的狀況，與其說是在崩潰中，毋寧說是在加深癱瘓中。祇在有高度組織的經濟社會，纔能發生一變動全身的突然崩潰，而在中國的農村經濟社會，祇有一個一個經濟細胞的逐漸消失它的作用，這些已經僵化的細胞更進而連累其它細胞的跟着死亡，所以是一種癱瘓的現象。這個說明，祇就經濟一個方面來講，誠是深切憂時之論，但是當我們就整個社會關係來看，則這個經濟的癱瘓，實在祇是另外一個更基本病症的一種病象。這個病症我們無以名之，姑且借用關於經濟所提出的名稱，而名之爲人與人間基本關係的徹底癱瘓。

人與人間的任何關係，無論是法律的，政治的，經濟的，道德的，歸根結底，都建築在相互信任的最後基礎上。制定了法律，若是人人都不信任他人會守法，便誰也不會守法，法律就成了具文，實際社會生活便都逃避到法律之外。政治的基本條件，更是在統治者和被統治者間的相互信任。祇憑暴力

權詐的政治，統治者雖能籌快於一時，但決不是人民已有了自覺的今日所能持久。暴力權詐的極度運用，除了統治者自促其敗亡，和加深人民的物質上痛苦外，最重要的惡果，正在它能腐蝕人與人間任何種的信任關係。現世的經濟關係已經脫離不了政治。例如現在爲經濟媒介的貨幣已經和政治同其命運，貨幣價值的升降已成爲政治良德的指數，而貨幣價值的升降却正是具體地表示了人民對於發行者——政府——的信任的消長。人間任何道德關係，更直接出發於相互信任一點上。

我們所稱人與人間的基本關係，就是指這個人間的相互信任。它的徹底癱瘓乃是指：任何人不再能信任任何他人。這個悲慘境界，用宗教家的話來說，便是人間地獄，用道德學家的話，便是道德淪亡，用精神病學家的話，便是瘋狂世界——瘋狂的初期現象正是舉世與之爲敵的幻覺。我們試看現在的中國社會，是否正在走向這個人間基本關係徹底的癱瘓悲慘境界？

中國其他的社會不必講，我們祇須看看最純潔的學生社會，自從暴力權詐的腐蝕作用侵入了這個社會以來，原有的相互信任已經喪失了多少？我親眼看到很優秀的學生，被犧牲於這種腐蝕，由舉世與之為敵的幻覺而成了瘋狂。我更聽到住在同一宿舍裏的同學，受了這種腐蝕的影響，彼此猜忌，彼此偵伺。具有正義感而敢說公道話的學生，立刻便會受到種種惡意的猜測，猜測你別有作用，受人指使。若是天佑中國，將來還有一天能見太平，能重建人間的信誠相處，到那時，回頭看：這幾年的學生社會，恐怕已經够得上稱它做人間地獄或是瘋狂世界了嗎？

癱瘓是個良醫束手的病症，何況是人間基本關係的澈底癱瘓。但是已經生了病的人，總須先有了克制病魔的堅強意志，纔會有恢復健康的可能。我們每個個人既然都是這癱瘓中的細胞，所以都有負起重建人間信任關係的責任。我們要取得他人的信任，惟一方法，在我們看來，還是在敢於主持公道和正義。同時，我們更應該信任每個主持公道和正義的人。公道正義的可以建立信任，正像暴力權詐的可以腐蝕信任，同樣是古今中外不易的真理。一句公道話的能發生多少效力，我們會在另外一篇文章裏論述過，在這裏不再申說。

傅斯年先生的革命問題

小民

記得金潮初起的時候，傅斯年先生曾在參政會席上大喊道，如果對這黃金案沒有辦法，他便要號召國民起來革命。事隔多日，黃金案當然無下文了，傅先生也當然無下文了。近日參政會中又有人問到這案，當然亦不是傅先生的聲音。傅先生是幹什麼去了呢？有人說，無疑，他不便真的「號召」革命，至少是「埋頭」去幹革命了。小民不知道。

小民曰：「始吾於人也，聽其言而信其行；今吾於人也，聽其言而觀其行；予於『傅』改是。」

演講與遺囑

小民

五月二十五日北平北方日報載上海專電稱：馬寅初先生在滬預立遺囑，到南京，在中央大學演講，題目為「我們怪什麼？」對政府大肆抨擊，聽眾達六千人，云云。

小民曰：演講而預立遺囑，中國之言論自由可想；立遺囑而後演講，先生悲憤之決心可見；聆聽立遺囑後的演詞，群衆之緊張情緒又可知矣。危邦危行，先生壯哉！老者決死怒吼，壯者流血遊行，群情橫決，民不畏死，而當局但知一味封閉報館，禁止請願，逮捕學生：蓋已。

從新高潮到大變動

李定

兼論自由主義者的苦悶

和平的失敗

抗戰勝利以來，人民要求和平遭受三次失敗。前年八月到十二月，外戰方停，內戰接着爆發。當時大家指出，內戰打不得，打下來，徒耗國力，加重災害。人民奔走呼號，犧牲了好幾十條命，才換得政協的召開。可惜和平乃是紙上條文，頑固份子，外有美國資助，內有勝利果實，自以為實力充沛，決心硬打下去，和談協商乾脆就拋開了，這是和平的第一次失敗。待到去年十一月，政府攻佔若干地區，聲勢大振，自以為勝利有百分之百的把握，於是在政治上作了斷然措施，收買民青兩黨，召開國大。國大召開之後，又把和談代表撵走，限制在野黨派和民主人士的活動，關閉和談之門。這是和平的第二次失敗。四個月以來，局勢急轉直下，軍事捉襟見肘，後方危機相率爆發，人民不忍國家陷於破滅之境，於是又再提出立即停止內戰的主張，但頑固份子執迷不悟，對要求和平的人民作了史無前例的大屠殺，這是和平的第三次失敗。

本來第二次和平失敗以後，政府的誠信已經完全喪失。但是時至今日，國民黨若干人看到遠景可慮，於是透露和平消息，圖作試探。國民黨和平的意圖是什麼呢？第一、佔上風，保存實力；第二、以和養戰，乘機再打。這個和平陰謀立刻為人民和平的呼聲所撕破，人民和平的要求是堂正而堅決：「成立真正的民主聯合政府！」「既得利益集團交出一切特權！」反動的「和平」與人民的和平是分得清清楚楚的。

和平運動，在參政會上演出了最後一幕醜劇。一些真心斡旋和平的參政員提出和平方案的時候，頑固份子大喝倒采。他們大嚷「和平動搖軍心」，「要求和平就是歡迎共產黨」，主戰之聲大於主和，參政會不但沒有促使政府接受和平的意見，險些兒弄出一個討伐令。在參政會正在討論和平之際，政府在全國各大城市使用暴力，向赤手空拳的學生開火，那幾天陰風慘慘，鮮血淋漓是足夠給人教訓了。

頑固份子未嘗沒有崩潰的預感，但是他們，只習慣於選擇兩種極端：一是澈底的勝利，一是澈底的失敗。在勝利不能立刻得到的時候，他們是要固執硬幹，現在他們是在一種失望而又急躁的心情中硬幹了。三次和平的失敗，把人民和反人民的陣線畫分得清清楚楚。時至今日，執迷不悟的政策逼着人民選擇堅持戰鬥的途徑。一年前人心是苦痛焦灼；半年前人心是苦悶、彷徨；現在人心是沉着鎮定了。和平是死掉了，大變動就要到來，大家都準備着對付這隻瘋牛。

第三種力量

時局動蕩，自由主義者是最敏感的份子。除了少數頭腦頑固者外，都一致預測到一個革命性的大變動就要到來。許多經濟學者指出中國經濟已在崩潰了。五月下旬北方教授的和平宣言更指出今天中國的遭遇是法國大革命或俄國十月革命前社會浮動的縮形。一個右傾的教授甚至說這是北伐前夕的景象。

自由主義者的預感漸漸趨於一致，但是這種一致並不帶來一致的行動。大部份自由主義者只是無可奈何地，消極地承認和觀望一種變動的到來，都不能極積地接受歷史的指示和承當廣大民眾迫切的要求；自由主義者從來沒有一種信心與勇氣去承認歷史的必然，換言之，他們不能從廣大社會底層的演變中理解革命的意義。若干自由主義者雖則對舊體系已不存任何深厚的憐憫，却擔心着未來那不可知的新制度，會對他們今日所能享受到的一小點自由不予寬容。大部份自由主義者經過若干次失敗之後，已經退到消極的防線上，用等待的心情觀察大局，雖然他們還是堅持一個進步的路線。

好戰份子的頑固和無知使自由主義者的努力失敗了。要求和平似乎是一種罪過。罷課、演說、遊行、

報導真實消息都是犯了「和平罪」，因此屠殺青年、逮捕教授、封閉報館倒是合法的了。這些慘痛的事實並沒有讓大家灰心冷意，許多人正在着手組織一個堅強的新的第三方面，但是計畫還未實現，大家就消極起來。一個教授說：大家認為即使有一個堅強的第三方面，單靠「說」(Talk)是無補於事的。困難是怎樣組織，大家對於實踐都是生手！自由份子彼此的隔閡是組織第三方面的大障礙；教授派存著一種成見，以為素來奔走和平的都是政客。而奔走和平的對教授派之自大和不求實際也不能容忍。在這裏劃分派別實在沒有必要，但事實上確有這種分歧。

這些枝節都不是問題的根本，問題的根本是大家對遠景沒有一致的看法。擁護現存制度，保持中間利益，和傾向進步，是一百年來自由主義思想的三大特點。今天中國的高勢雖然逼着自由主義向左轉，但是這些距離還沒有完全消除。擁護現存制度者，雖然偏左，但是還討厭將來；欲保存中間利益者，雖然偏左，但是還懷疑將來；進步自由份子雖然偏左，但是苦於沒有廣大的群眾。第三方面雖然沒有組成，但是大家都有一種想法：就是以第三種力量平衡兩種極端，在均衡之上，再求進步。均衡而後求進步在邏輯上或許是一種理想的形式，但是套在今天的中國身上，這種形式僅僅是一種蒼白的理想而已。今天中國問題，不是兩種極端鬥法的問題，是人民與反人民鬥爭的問題，是如何爭取永久的人民和平的問題。兩年來，頑固者的暴力不僅殘害着廣大民衆，甚至迫害着自由主義者的自由。自由主義者無辜地被槍殺、監禁，這還不足以讓人清醒嗎！反人民的勢力已經成了強弩之末，它的罪惡是够深重了，現在再去講求均衡進步，無異於縱容一個大魔鬼，這是罪惡！現在不是兩個極端分得清清楚楚，而是民主與反民主的陣營分得清清楚楚。反民主是走了極端，而民主確是中國廣大人群一致的要求。有些人強調中間路線，無異於把民主看成二分之一不民主和二分之一民主的混合；或者看成三分之一不民主和三分之二民主的混合，中國需要這樣子的民主嗎？中間階層希望把全中國都變成中間階層，這是一種很可愛的烏托邦，中間階層以為全中國都是中間階層這是一種錯覺！中間階層太看重自己的利益了，太看不清幾十年來中國社會的變動了。把真正的民主看成一種有色彩的恐怖了。

自由主義者之所以為自由主義，因為他們在現社會裏有若干「自由」的特權。沒有錢受教育的窮人，

他們把吃飯問題看得比一切重要。自由主義者沒有吃飯問題，因此，對思想自由、說話自由就斤斤計較起來了。對於廣大人群的吃飯問題也就不予以百分之百的關心了，自由主義者對自己的那一點點自由是那末寶貴，當別人從社會基礎上建立廣大的高度的自由，他們倒認爲那種自由是一種強性的限制！

自由主義的另一苦惱是他們失去了一群子弟。十幾年前他們領着自己的學生要民主，今天是學生領着他們要民主。一位名教授說現在的青年有三種進步；第一，他們和群眾站在一起了；第二，他們沒有領袖；第三他們學會怎樣鬥爭。一位老教授更說：「我們應該做的，都被學生做了，我們不敢做的，也被學生做了。年青人向年老人作道德上的挑戰了！」今天的學生何以比先生進步了呢？首先，他們身上沒有社會名望和實利的大包袱，一旦思想搞通之後，他們就會毫無吝惜地把生命獻給崇高的理想。老年人不然，他們既然活到現在，現在的社會一定還有若干令他活着的好處。世故也是讓人不敢進步的原因。雖然如此，年青人並沒有把先生忘掉，他們緊緊的和先生站在一起，只有先生是他們惟一的保姆。在學習上，做不上，先生是學生的楷模，學生會原諒先生的苦衷。

恕我們不恭，我們指出：中間階層的自私和短視，是阻止自由主義者結成一個堅強力量的障礙；自由主義者對遠景的疑懼和錯覺使他們不敢大胆地站出來和人民攜手。人民的和平是否會抹殺個人的自由，疑懼和錯覺是否。必要，待到第四節裏討論。

鬥爭形勢的轉變

革命性的變動不可避免的要到來，開明的國民黨人士也看到頹勢不能挽救。國民黨只能循着一個原則：要打仗只有加強統治。但是問題也就在這裏，統治愈厲，剝削愈深，反抗也更加強。當然我們不能把有生力量完全看做一種物理現象，最近一年之內進步力量的成長，已是一日千里。反動與進步在實力上已非均衡的對比。

經濟崩潰成了慢性、長期的趨勢，崩潰的結局是整個兒垮台，這也是大家預測到的了。在垮台之前，

經濟崩潰引起的社會騷亂是彼此起，相互交替：工潮之後是米潮，米潮之後是學潮。騷亂範圍及於全國。先是華中，進而華北華南，素稱天府之國的四川也不能幸免，飢餓的隊伍不斷增加，只要看搶米者一呼百響應，應罷課風湧雲起，就是以解問題足怎麼嚴重。

除了鎮壓一途，政府沒有辦法終止騷亂。一任名學者說，內戰等於零，一切辦法乘內戰也等於零。如果循着國民黨的途徑去解救崩潰，即便是一個萬能的神仙也會束手無策。爲了應付工潮只好部份解凍生活指數，爲了應付學潮只好增加貸金，這些支出不靠有計劃的合理的收入來彌補，却是靠印刷機。大量鈔票投入市場，物價勢必再漲（其實物價天天在漲）這樣子，僅就政府的政策而言，工潮學潮將形成週期性的發展了。米潮發生之後政府表示願意減少軍糧徵購，並拋出存糧以解飢荒。第一句是鬼話，減購軍糧，前方吃什麼！拋售存糧只能收暫時之效，有限的存糧比起無底的肚腹，實在微不足道。日拋售範圍只限於幾個大城市，農村飢民繼續挨餓，騷亂依然不能避免，而大城市表面安定的態勢最多只能維持一個月，從此看來，因飢餓引起的騷亂將是間歇性的了。社會騷亂的間歇性和週期性並不是一種循環的發展，而是向上的昂揚，由量到質的變動，第一階段的攤販風潮和搶米事件是一種無組織的群眾騷動，第二階段的工潮學潮米潮就是一種有組織的政治性的群眾鬥爭了，口號很明確：「反內戰反飢餓」「搶救教育危機」。今後的鬥爭，目標將更爲確切，隊伍當更爲強大。

正在此時，政府統治區發生兩件致命的大事：其一，農民叛亂；其二，少數民族問題。今天的農民叛亂和少數民族問題再不能看作「匪亂」和「夷變」。華中華南的民衆隊伍，紀律嚴明，群眾廣大；新疆少數要求高度民主自治的鬥爭，意志堅決，實力深厚。動亂的實質已經一目了然。在今天，儘管鬥爭的形式各有不同，但目標只有一個：爲爭取人民的民主而鬥爭，這是一個有革命性的鬥爭，與一年前不同，甚至與半年前也不同。

在社會失去重心的今天，戰場成了人心的據點。兩個月來戰局的轉變大大出乎人的意料。眼中共放棄延安，立刻就在山西發動總攻。昨天召號局部反擊，今天全面反攻却已開始。國民黨低估別人的實力，現自知吃了大虧，中共軍隊的堅強機動也確實令人驚訝。現在預言軍事勝利，爲期還嫌太早。但是有一個

趨勢却是看得出的：那就是截斷政府隊的補給線，攻取小據點，孤立大據點，把政府軍圍在大據點裏，再逼你自動撤退或放下武器。這個戰畧在整個戰場上已經開始運用，開封，太原是困住了。長春吉林孤懸了。平津兩地不久也要靠空運聯絡。配合這個「困死」戰，進攻核心也是預料中的事。如果有十萬中共軍回駐蘇北威迫京滬，兩萬人越過長江，大滾雪球，局面將不堪想像。政府軍後方實力空虛，抵擋不住這攻心大軍。

政府軍已經沒有最後的心理防線。軍心早就動搖了：上層是苦悶，下層是厭戰，對於戰爭誰也沒有信心。甚至有人說「從前我們還想打，現在只有老頭子一個人想打！」軍心和民心都是貼在一張薄紙上，如果大軍從東北華北撤退，心理基礎就要完全毀滅，整個軍事勢非垮台不可。不待中共軍回兵長江，大局就要改觀。

因為局勢不穩，若干人幻想有個南北朝的局面出現，美國人也有這種想法。中國人幻想南北朝，是因為他們看不清人民的力量，不知道頑固份子已經是一隻紙老虎。美國人幻想南北朝，心底存着一個大陰謀，他們希望在南方建立基地，打擊人民的力量。我們有一種最壞的估計，就是當人民力量開始全面總反攻的時候，美國要出兵干涉中國。但是即使那派遣一百萬大軍也無補於事。日本曾經派了二百萬大軍佔領中國，不但沒有撲滅中國的抗戰力量，反使中國人民的武力自動強大起來。今天人民的力量已經可以決定自己的命運了，任何帝國主義的干涉已不足畏懼。這種壞估計，沒有把美國以及全世界的進步力量考慮在內。把眼界放寬，再作一個動的看法，這種壞估計即使可能，也要大打折扣。

中國不容許分裂。南北朝的幻想是錯覺是大陰謀！

局勢在激烈地變動。今天與去年不同，今天與昨天不同，頑固份子自己開闢了第二戰場。群眾鬥爭已變為主動出擊了。任何一個高潮的鬥爭都為大變動準備了戰鬥的實力。

中國的前途

在這個大門爭裏，中國將要澈底完成反帝反封建的任務。何以說這是澈底完成反帝反封建的階段呢？一千年來，深受封建的剝削和毒害，人民太要求解放了。一百年來，在帝國主義的槍口下過日子，人民對民族獨立的渴盼是太迫切了。既得利益集團、浸蝕國家、迫害自由，人民對民主幸福的要求是太急切了。在中國人民已經能決定自己命運的今天，縱容反革命勢力無異於延長人民的痛苦。要求一個封建買辦政權去領導人民從事反帝反封建的工作，無異於與虎謀皮！

未來的政權，將是以廣大人民利益為基礎的政權，反動集團必須交出一切既得特權。民族工業，中小企業將會獲得充分發展。在民族之間的合作上，進步黨派與進步人士的合作上，國民黨的開明人士與廣大人民的合作上建立新的進步的民主政府，這個政權將會消除自由份子不必要的疑懼。今天一部份自由份子對遠景的錯覺和懷疑，並非起於對人民力量的不信任，而是起於誤解中國革命的階段性，誤解群眾只是一夥粗野的暴徒。學院教條，歐美教育，把中國的自由主義從現實裏隔絕。自由主義腦子裏的傳統不是把群眾事業看成赤色恐怖，就是對將來的自由加上一個不可知的疑問。

新制度的建立不是在大變動中開始，而是在實驗完成中開始。幾年來，中國若干地區曾經實驗一種制度，這種制度根據總理遺教和中國人民的要求而建立。根據中外公正的報導，它的成績不僅獲得國際人士一致的讚揚，並且使最反動的集團也大為忌怨。在那些區域，中小企業受到保障；自由主義的教授、學生、文化人、高級技師受到百般的尊敬。為什麼？因為進步的中間階層是這個政權的一支主幹。

這種制度可以倣和平建設的藍本。最起碼，它已經為未來的國家設計劃準備了豐富的經驗和充足的材料了。面對着這樣一個光明的遠景，為什麼還不放棄自私和短視？為什麼還存着錯覺和疑懼？自由主義應該從寬廣深入的角度理解中國，應該從中國的事實理解中國。

大變動就要到來。這個動力是從中國的根底上產生。正如許多敏銳的自由主義者經濟學指出；近十年來中國社會的結構之急速變化，會使中國爆發一次大事件。既得利益集團把廣大人民逼向死亡，民族工業在排擠之列，高薪階級也臨於半飢餓狀態。這些廣大的被壓迫人民的結合是中國大變動的動力。而這些廣大的被壓迫的結合也就是人民勝利的保證。

從「六二」看將來

峯 雨

從自發到自覺。 從肯定到否定。

過去的歷史已經指出，明天的歷史也將證明：學生運動是舊時代的喪鐘，新時代的前奏。現在，「六二」已經過去，但反飢餓反內戰運動却在更廣濶更深入的向前。

這次運動發生在國軍在各戰場不斷地「轉進」，物價二次大波動——金潮與米潮——之後。經濟軍事均瀕總崩潰的邊緣，整個社會在驚濤駭浪中震盪。一向對政府存希望的人們都表示絕望，敏銳的學生們更是忍無可忍，心中的苦悶到達了不能不爆炸的時候。這說明了運動發生的必然性。

這必然性有些人是不能或不願了解的，政府當局說「六二」是延安去年反內戰群眾大會的紀念日，因而推論到今年「六二」反內戰日是中共份子煽動，因此決定用屠殺來對付學生。考據去年「六二」是否為延安反內戰日，和證明上述的推論有無邏輯關係和是否合理，非本文範圍所屬。但從政府對此運動的屠殺的決策，却顯示一個事實：至少在政府區是絕無反飢餓反內戰的自由。

據說：最初一些學校的罷課和請願是CC和朱家驊的門法（見觀察二卷十四期：動盪中的和平運動）但出乎這些煽動家的意料之外，「學潮」突然「變質」。各校學生全體集結在反飢餓反內戰大旗下，點火人反被火燒了。然而，如果沒有對政府極度的腐化而不滿的心理，即使有人點火，這火也不會燒起的。這證明了青年學生絕不可能被利用，被操縱，而野心家想從學生運動中混水摸魚，完全是夢想。

這運動的發生是必然的，這運動發展過程却是從自發到自覺的。從開頭各校個別的要求滙合成全國性的運動。這些個別的要求貫串着一個基本內容——反飢餓、反內戰、反獨裁。表面上看，反對會考和「復大」好像是額外的問題，但它是反對目前腐化的政治制度底腐化的教育制度，是反對利用考試來作為統

制學生的手段，具有反獨裁的意味。至於「吃光運動」和「搶救教育危機運動」，本質上就是反飢餓反內戰。這些不應視為枝節問題，只是在自發的階段裏，主題還沒有明確化全面化罷了。到了華北學生提出反飢餓反內戰口號，並訂「六二」為反內戰日後，這偉大的號召立即得到全國學生的擁護。由此，運動便進入到自覺的階段。

這表現在行動上，為極其理智和有組織。宣傳隊與遊行隊伍的勇敢鎮靜和有組織，使前一輩的先生們自愧當年不如，而各地（除昆明外）對「六二」暫不遊行的決定，更表現出極大的明智，熱情而不衝動，勇敢而不赤裸上陣，這是血教育了青年學生。雖然「六二」未遊行各地均發生很多慘案，但可斷言：如遊行則所遭受的打擊必更慘重。偉大的運動是應該考慮到各地各校的具體情況；應該考慮到群眾運動開展的可能性與現實性；應該考慮到是否和時局發展合拍，而不能從主觀的願望出發來決定行動。當然，民主運動永遠不能和反動派相容，反動派一定要扼殺民主運動。但從事民主運動的人士，不能在過早的時候犧牲了過多的主力。必須要把握住最有利和最後的時機，勇敢地全面地出擊。

從歷史上看，這運動是「一二·一」和抗暴運動的延續。反內戰就要歸結到反獨裁，歸結到反助長內戰的美帝國主義。因此，這一運動本質上也是五四以來反帝反封建任務的繼續。這一運動的基本口號是反飢餓反內戰，但我們不能從「反」字表面上去理解：它只是消極的破壞的。事實上，反飢餓反內戰的另一面就是要民主要和平，是充分地具有積極性和建設性的。飢餓源于內戰，所以反飢餓必須反內戰，但民主是和平的必要條件，故爭和平必須先爭民主。因此，這一運動在本質上就是爭民主爭和平的運動。

總結這一運動的成果，現在尚非其時。但我們已可從其初步的輝煌的成就中，看出明天學生運動的道路。

第一：學生的和平運動不是官方的救死的和平運動，而是為全國人民求生的和平運動。鮮明的「反對武力統一政策」口號，指出內戰責任應由誰負。「清算豪門資本」的提出，使人民認清楚誰是剝削他們的禍首。全國學生的堅強團結，教授們的同情和支援，北平等地老百姓對遊行隊伍的哭訴，和昆明市民對大

隊的獻旗，流露出全國各階層對挺身而出救國的學生的由衷感激。這在全國獲得廣大人民支持的學生運動，是全國人民意的具體有力的表現。雖然，除昆明外，各地中學生參加如此次運動還不够廣泛，但較抗暴運動時已有很大進步。並且可以看出，反動派對中學的扼制已逐漸失去效能。中學生正在改變，中學生隊伍正在成長，而教授和學生的時代距離，亦已縮短。由於對統治者的絕望，他們將更能與學生站攏。這顯示出學生運動將增進更壯大的力量，這也顯示出學生的苦難已與廣大的人民結在一起。學生是人民戰線的一環。學生的方向是走向人民。

第二：這運動開始是在肯定政府下發展的，雖然在方式上南北畧有不同。北方學生一開始就偏重于向全國人民呼籲和平，號召全民團結用行動制止內戰。南方學生最初偏重于向政府請願，要求和平。但青年學生無辜的血灑出了暴虐者的臉譜，也戳破了所謂國大、憲法、三黨的民主聯合政府美麗的脖子泡，魔鬼終于顯出原形，其醜惡甚至連美國官方報紙也認爲醜惡得不堪容忍。事實既然如此，則華北學聯於抗議武大及各地非法逮捕罷課宣言中表示：「這樣的政府實失去存在的資格，執政諸公竟喪失做人的起碼條件。」其理當然。這指出今後運動的態度從肯定政府到否定政府。這一轉變，將使學生運動更緊密地和群眾鬥爭聯結起來，甚至將使一部份學生直接參加到民主與反民主的武裝鬥爭裡。

今後的學生運動，將是多面的潛伏的發展。在人民完全勝利的前夕，潛伏中衝擊迴旋，將多于突出的波瀾壯闊。發展的道路雖是波浪似的曲折，但更是波浪似的向前。而且，浪頭將一個比一個更高，一個比一個更大，學生隊伍的本身已經壯大，和反壓迫鬥爭底層力量的不可動搖，保證了反飢餓反內戰的隊伍不可抗拒，也保證了人民勝利的即將到來。

六、十、天津。

望 江 南 道 和

多少力，「五卅」示威中：朗
朗大旗標反戰，聲如潮水勢如瀾。
飢餓要和平！

破曉以前

景 雨 秀

一 一種惡因者必得惡果

二十年來種的惡因今天要看到結果了。二十年來，一步一步地放棄了自己的理想，容納了大量無知的黨棍政客，吸收了多少贖武軍人，培植黨羽縱容貪污，滿懷私心，與激進的改革者為敵。一天一天地改變，從一個革命者轉變為一個被革命的對象。到今天膿瘡潰爛了，這樣迅速地表面化，這樣急遽地分崩，將要使統治者自己大吃一驚。——然而已經來不及了，來不及補救了。

兩年前戰爭的勝利是從未有過的大補劑，假如統治者對自己的力量，對國內的情勢有一點比較理智的了解，他們應當趕快求得和平，那麼近二十年來中毒雖深，仍可拖延一個頗長的時期。但他們一面被大量的外來援助和敵偽資財沖昏了頭，另一面一看見比較激進者聚集，千把人開會就大起恐慌——他們實在沒有民主的習慣，總認為一切開會、出版、遊行都是「有作用的」。加以他們又沒有有系統的思想，只憑他們自己的願望搖擻出來了一幅「剿匪」之後，「成則為王」的樂趣。從這一種思想

，就可以肯定他們不是民主國家的政黨，而是一個劫掠人民的土匪集團了。

年餘以來接收的順利，正統軍隊如入無人之境，雖有損折，但收獲也很大。眼看在直搗赤都之後，馬上就可以生擒「匪」首，全軍奏凱了。然而並沒有成，却造成了自己挨打的局面。危機從這裏爆發了。

二 最殘酷的政爭方式

假如說國軍的失利，只是為了軍事上的錯誤估計，那是不對的。按照原定的計劃，是國軍佔領的地方，就交給地方武力維持，這些地方武力，確也會組織起來了許多，在各村鎮和鄉村中展開清鄉。可是並沒有能幫助國軍。

武力的鬥爭是政治鬥爭的一種方式，一種比較落後，最堅決也最殘酷的一種方式。目前的內戰，尤其是使戰區人民不得不在兩者之間選擇一個加以擁護加以幫助，等於以鮮血來向其中的一個政黨投信任票。

中共所給老百姓的政策是什麼？是平分漢奸土地，是減輕賦稅，是公平的合理的兵役制度，是軍隊幫助人民而不侵擾人民。另一方面呢？是組織土匪頭兒領導的地方武力，是勒索綁架，是搶劫人民燒殺人民。這些地方武力原來也的確包括有一部份

公正士紳，他們因不滿於中共裏少數的投機份子和幼稚作風，才來參加「還鄉隊」，但不久他們就知道還鄉隊作惡之甚，比中共的幼稚作風更超出萬倍，紛紛退出。農民們更不用說。所以在戰區的情形是：農民、開明地主、知識青年，投這一方面的票，土匪、流氓、二花臉的知識份子，投另一方面的票。在這個殘酷的鬥爭裏，每一個人都準備以鮮血生命來作政治的選擇。

在非戰區，中共的地帶我們不甚詳細。政府轄區至少我們知道，財富在一天天向少數人集中，戰爭引起的不安，官僚機構的腐化，都在加速這種集中。民不聊生的局面下，執政黨並不允許別的政黨與之競爭，所以如果有人想從事政治鬥爭，除了像青民兩黨那樣出售靈魂之外，也只有一條路，就是「民變」，就是武裝鬥爭；或是與中共成立聯合陣線，或是獨創一支軍隊。這並不是自己願意不願意，而是如今的執政諸公還只懂得十五世紀的政爭方法，他們根本不懂得選舉票的意義，而將全部興趣放在達姆彈上面。

前方不安，後方也不安。而我們覺到執政者最大的危機是他們的軍隊也頗有意投中共的票了。這是武力政爭論者最大的缺點。東北的大崩潰足為證明。

三 漫談戰局

官僚機構的澈底腐化和軍心厭戰的情形，我們不必多說了。東北一些大員還沒有打起來先自行造謠，腳底抹油溜之大吉。軍隊一師又一師在譁變，公主嶺的大員們白天還在計劃堅守，撤退物資，夜間已經全部被俘（公主嶺是一大補給站）。這些消息我們每個人可以聽到許多，大員們在逃來北平後的跳舞會上，也會談起許多。而我們所更注意的，則是局面將如何發展。

山西之戰，閻錫山將軍被打得蜷成一團，躲在太原城裏，向南京大叫救命，他已無反擊的力量，所以至少在中共的戰鬥方法上說，山西是已經解決了。魯中魯南自張靈甫「自殺」他的部下同時壯烈犧牲之後，目前共軍又成了一個以逸待勞的局面。傳說原駐泰安一帶的軍隊已有調赴東北的則國軍兵力已見減少，而死而復活的陳毅似乎還在躍躍欲動，看這兩天報縫裏的消息，這一個關係蘇北皖北豫東大局的戰場，似乎已在「風滿樓」的情形中。然而國軍在津浦隴海附近軍隊仍很多，儘管共軍目前在沂蒙山區能消滅進犯的國軍，能打幾個勝仗，但要想出擊還要經過一個相當長的時間，等到另一個北方大戰場上大勝利之後。

這一個被期待着的大勝利就是關內關外軍隊打

成一片。這一個形勢在他們認為是要來的，而最近這一次共軍進攻，則是這個攻勢的第一步。

（已經大險復又再活）我疑心最近有什麼共產黨的復活節）的林彪，傳說是這一次東北渡江攻勢的指揮者，而另一個傳說則是晉察冀的指揮官已由朱德擔任，當關外進攻到一個程度時，關內津浦北段戰事就開始了，津浦的戰事還沒有完，國軍已在向滄縣反攻，十一戰區方面認為滄縣是天津的南門，滄縣失守，天津就感受很大威脅，反攻的成果還難說，可是關內關外林彪朱德夾擊的第一步結果，大體上將是對北平鐵路形成圍困。第二步的攻勢就是試圖割斷北平路，孤立北平沿線各城了。這第二步在一兩個月內，一定會來的，如國軍抵抗力量，共軍就會退去，而如稍現弱點，那麼就要給共軍以可乘之機了。

關於戰局的敘述到此為止。察綏方面，因為傳作義的軍隊戰鬥力是比較強，我們以為一時不會發生大戰，用左派自己名詞來說，他們是寧可打擊「較弱的一環」的。

四 真正的和平

六月二十三日是端陽，六月底是銀錢業的「大比」，目前在江南，大量的資金下鄉，準備收購小麥蠶繭去了，然而在北方戰局影響之下，上海物價

已在開始上漲，六月底以迄七月中旬，物價的漲勢是可怕的。而在漲風之中，搶風會更厲害地起來的。民衆又將以行動來向執政者投反對票了，執政者怎麼辦呢？又是達姆彈嗎？

達姆彈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可能是和平攻勢。政治上的攻勢已經技窮了，最近大叫一次被外蒙「侵略」，國內既沒有大遊行，國外馬歇爾又冷淡得可氣，後來連到底是執政黨去進攻外蒙還是外蒙進攻執政黨都有點鬧不清了，恐怕只好自認晦氣了罷。

目前文武兩反動派都似乎要贊成「和平」了，可是還不敢說出來。然而好在中國歷史上有許多奴才伺候主子的辦法，所以早晚會提出來的。這種「和平」，是反動派企圖隱藏實力，至少要形成南北朝的和平。是黨派和平而不是人民的和平。反動派決不容許人民講和平、最怕人民喊和平，反動派可以找到一些人來分贓，決不肯接受真正民主的制度。他們還想保有江南，還想在江南維持他們的專制。假如不是當局有了神經病，「和平」總要被提出來的。當心詭計，不要假的和平！我們要真正的和平，要人民的和平，要自下而上的和平！我們認得很清楚，禍國殃民的反動派一日不去，真正的民主的和平一日不來！

一九四七年六月十七日

公正士紳，他們因不滿於中共裏少數的投機份子和幼稚作風，才來參加「還鄉隊」，但不久他們就知道還鄉隊作惡之甚，比中共的幼稚作風更超出萬倍，紛紛退出。農民們更不用說。所以在戰區的情形是：農民、開明地主、知識青年，投這一方面的票，土匪、流氓、二花臉的知識份子，投另一方面的票。在這個殘酷的鬥爭裏，每一個人都準備以鮮血生命來作政治的選擇。

在非戰區，中共的地帶我們不甚詳細。政府轄區至少我們知道，財富在一天天向少數人集中，戰爭引起的不安，官僚機構的腐化，都在加速這種集中。民不聊生的局面下，執政黨並不允許別的政黨與之競爭，所以如果有人想從事政治鬥爭，除了像青民兩黨那樣出售靈魂之外，也只有一條路，就是「民變」，就是武裝鬥爭；或是與中共成立聯合陣線，或是獨創一支軍隊。這並不是自己願意不願意，而是如今的執政諸公還只懂得十五世紀的政爭方法，他們根本不懂得選舉票的意義，而將全部興趣放在達姆彈上面。

前方不安，後方也不安。而我們覺到執政者最大的危機是他們的軍隊也頗有意投中共的票了。這是武力政爭論者最大的缺點。東北的大崩潰足為證明。

三 漫談戰局

官僚機構的澈底腐化和軍心厭戰的情形，我們不必多說了。東北一些大員還沒有打起來先自行造謠，腳底抹油溜之大吉。軍隊一師又一師在譁變，公主嶺的大員們白天還在計劃堅守，撤退物資，夜間已經全部被俘（公主嶺是一大補給站）。這些消息我們每個人可以聽到許多，大員們在逃來北平後的跳舞會上，也會談起許多。而我們所更注意的，則是局面將如何發展。

山西之戰，閻錫山將軍被打得蜷成一團，躲在太原城裏，向南京大叫救命，他已無反擊的力量，所以至少在中共的戰鬥方法上說，山西是已經解決了。魯中魯南自張靈甫「自殺」他的部下同時壯烈的犧牲之後，目前共軍又成了一個以逸待勞的局面。傳說原駐泰安一帶的軍隊已有調赴東北的則國軍兵力已見減少，而死而復活的陳毅似乎還在躍躍欲動，看這兩天報縫裏的消息，這一個關係蘇北皖北豫東大局的戰場，似乎已在「風滿樓」的情形中。然而國軍在津浦隴海附近軍隊仍很多，儘管共軍目前在沂蒙山區能消滅進犯的國軍，能打幾個勝仗，但要想出擊還要經過一個相當長的時間，等到這一個被期待着的大勝利就是關內關外軍隊打

成一片。這一個形勢在他們認爲是要來的，而最近這一次共軍進攻，則是這個攻勢的第一步。

已經大殮復又再活（我疑心最近有什麼共產黨的復活節）的林彪，傳說是這一次東北渡江攻勢的指揮者，而另一個傳說則是普察冀的指揮官已由朱德擔任，當關外進攻到一個程度時，關內津浦北段戰事就開始了，津浦的戰事還沒有完，國軍已在向滄縣反攻，十一戰區方面認爲滄縣是天津的南門，滄縣失守，天津就感受很大威脅，反攻的成果還難說，可是關內關外林彪朱德夾擊的第一步結果，大體上將是對北竄路形成圍困。第二步的攻勢就是試圖割斷北竄路，孤立北竄沿線各城了。這第二步在一兩個月內，一定會來的，如國軍抵抗力強，共軍就會退去，而如稍現弱點，那麼就要給共軍以可乘之機了。

關於戰局的叙述到此爲止。察綏方面，因爲傅作義的軍隊戰鬥力是比較強，我們以爲一時不會發生大戰，用左派自己名詞來說，他們是「可打擊」較弱的一環」的。

四 真正的和平

六月二十三日是端陽，六月底是銀錢業的「大比」，目前在江南，大量的資金下鄉，準備收購小麥蠶繭去了，然而在北方戰局影響之下，上海物價

已在開始上漲，六月底以迄七月中旬，物價的漲勢是可怕的。而在漲風之中，搶風會更厲害地起來的。民衆又將以行動來向執政者投反對票了，執政者怎麼辦呢？又是達姆彈嗎？

達姆彈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可能是和平攻勢。政治上的攻勢已經技窮了，最近大叫一次被外蒙「侵畧」，國內既沒有大遊行，國外馬歇爾又冷淡得可氣，後來連到底是執政黨去進攻外蒙還是外蒙進攻執政黨都有點鬧不清了，恐怕只好自認晦氣了罷。

目前文武兩反對派都似乎要贊成「和平」了，可是還不敢說出來。然而好在中國歷史上有許多奴才伺候主子的辦法，所以早晚會提出來的。這種「和平」，是反動派企圖隱藏實力，至少要形成南北朝的和平。是黨派和平而不是人民的和平。反動派決不容許人民講和平，最怕人民喊和平，反動派可以找到一些人來分贓，決不肯接受真正民主的制度。他們還想保有江南，還想在江南維持他們的專制。假如不是當局有了神經病，「和平」總要被提出來的。當心詭計，不要假的和平！我們要真正的和平，要人民的和平，要自下而上的和平！我們認得很清楚，禍國殃民的反動派一日不去，真正的民主的和平一日不來！

一九四七年六月十七日

參政會前後

許德珩

在現在的時代裏，我們都會有兩種矛盾的心情，一方面不滿於腐敗的官僚機構，天天打閉報，看見的是官吏的貪污和人民的苦難，很希望有人能剷除這種禍害；另一方面看到在戰事中人民所受的痛苦，又覺到實在不能再打，必須和平。我是比較偏於前一種看法的，所以我和錢周兩先生寫信給邵力子先生時，我是比較消極的。可是信寫出去了之後，自己覺到信是積極的，必須有所爲，同時各方面的同事同學和友人，原不贊成我去南方的，後來也都鼓勵我讓我去一下，五月十六日早晨我還沒有決定去不去，十六日下午臨時才決定去買飛機票。

我這次去南方，正確地說，並不是爲了呼籲和平，而是爲了反內戰。呼籲和平只是反內戰的一種方式，把人民不願打仗，把人民受苦的事實說給好戰份子聽聽而已。我不是爲求和平而呼籲和平，我不會在這種時候來倡導新的康梁運動。

去南方的事是同錢周兩先生商量好的，我原並不想一定去出席參政會的。十七日到了上海，看到

了各方面的人，覺到他們的看法和北方我們的看法大畧相同，而且上海方面因爲看到北方歷次的幾個表示，都對北方的教員學生們表示好感。十七日夜車去南京，同我在一個車廂中的（因爲是參政會秘書處代辦的交通工具，所以在一起的都是參政員）有何基鴻、蕭一山、燕樹棠三人。蕭一山也預備呼籲和平，他說要和平還是爲了政府着想，我也承認這句話。

到京後，見到邵力子先生等，知道大體上的情形，與廖位自滬同去的人談了之後，大家認爲目前把反內戰、呼籲和平的意見提到參政會去，是有必要的。從這方面造成不能打的空氣，使好戰份子回心轉意。經過一兩天的奔走，連絡了主張以和平方式解決問題的人，如邵從恩，黃炎培，褚輔成，張難先，梁漱溟，江恒源，章伯鈞，何基鴻，王造時，程希孟，范予遂等十多人，準備同時呼籲，他們紛紛提出提案，我自己並不提案，凡是與我的主張相同的提案來找我時，我也決不避諱簽名，我自己

的意思是開方子，只指出病況，認爲到了適當的時機，醫生自然會來，用不着我們來開方子。

十九日下午，有一個全體參政員的談話會。我這時一方面從中大金大的同學（他們會來找我演講）曉得學生決定二十日遊行請願；同時又知道政府公佈了「維持社會治安臨時辦法」，而且蔣主席還發表了談話。當局認學生這種純潔的運動是「受人利用」。所以我在談話會中，就起來說話，關於內戰：我說人民實在太苦，人民受不了了，我們實在想不出爲什麼要打，只有請政府停戰。有人說呼籲停戰應向兩方面呼籲，但參政會是政府召集的，同時另一方面我們也找不到了——代表被送走了，中心被拿下了，我們如何找得到另一面？只有向政府呼籲停戰。關於學潮，我說我知道明天學生要請願，假如政府堅持今天公佈的辦法（依照三黨施政綱領，沒有可以不許人民請願的規定），就要發生慘案，這慘案發生在南京，將比三一八還慘。站在教育者立場，我不願見到學生們吃虧，希望大家建議取消這個辦法。同時，我知道有許多學生讀了蔣主席文告而哭起來的，希望蔣主席爲平息學生的心靈，再來一個文告（好在政府文告很多），改正前次的說法。這兩點希望主席國轉達中央。

當日晚間在中央研究院，教育部部長朱家驊先

生約吃茶，我又提起這兩點意思，並提起北方員生的困苦。朱家驊先生說明天已講好，憲警將以最和緩方式勸學生，決不會出事。——朱先生這些話倒未必是假話，「禍從天上來」，第二天的事他可能根本不知道。

我在十九日談話會前半小時去參政會報到。二十日行開幕禮，這是一個儀式的會。午飯後本來下午三點要開正式的會，兩點鐘我遠正在休息時，突然有兩三個新聞記者來找我，說：「許先生，你知道了嗎？珠江路口出了慘案了，受傷的學生很多，現在學生還沒有散，仍在僵持之中。」我急忙坐車往珠江路中山北路口去。

走到參政會堂前，看到兩個學生滿頭是血，頭被打破了，警察還不許他們走。我走下車來問他是哪個學校的學生，他們哭出來了，說是中央大學的學生，我幫他們到參政會，用布給他們包了頭，把他們送出了警戒線，看他們走了，才回到參政會，這時已正式公佈下午不開會了。——不開會是由主席團擅自決定，是否合法，也成問題。當然是爲了學生請願才停開的。

走出參政會，又遇到一些學生和新聞記者，叫我去看看，我就由林森路走過去，看到林森路上警憲佈了五道防線。靠學生最近的是馬隊，一匹靠一匹密密地擠緊，馬上的人有的帶鎗，有的徒手。後

面一道，離開馬隊兩三丈的是警察，都帶鎗的。再後丈許是持水龍的消防隊。第四道憲兵，完全徒手了，態度也最好。第五道是穿制服的手鎗隊我迎着學生走過，靠着有參政員徽章，手鎗隊、憲兵、消防隊，三道防線都通過了，到了警察隊後面，他們一定不放，而且抓住我的領口推了我幾下，再三交涉才走過去。但到馬隊後面看看實在無法走，只得折回來參政會看邵力子先生，希望一方面他能代表參政員去慰問學生，一方面趕快告訴行政院長張群，允許學生通過回去休息。這時又有一批受傷的學生到參政會來了，我們看了都很難受，催邵快辦後就回到住所來。到五點鐘聽說警察仍不放學生，我又去找邵力子等，學生直利七點左右才回去。我聽說這一天受傷的學生很多，誰無子弟，因此覺到特別難受。晚上到中央大學附屬醫院去看受傷的同學。一個中大經二的學生，腿被打斷了。一個女生，倒在地，被警察一脚踩住，另一腳猛踢全身，以致遍體鱗傷，昏厥過去，還是一個美國人覺到不平，用吉普車送來醫院，直到我去看她時仍因痛楚不能說話。看了這情形，我覺到要這時講和都是奢望了。

二十一日上午張群施政報告，我詢問張群，停止內戰到底有多大的可能性，詢問他前一天的慘案

，究竟中央歷次頒佈的什麼保障人身自由的法令，是騙人還是好玩，還是本不預備兌現的？是否認為我十九日在參政會談話會上的呼籲不足同情？說話時會場已有許多人嘈雜地叫嚷，表示不樂意。因為就要散會，張群沒有回答（其後也始終沒有回答）。當天下午和二十二、二十三兩天，我因為氣不過，都沒有去出席，預備走了。邵力子會來挽留，其餘反戰的參政員也留我，一起努力，所以又留下來。

二十四日下午六時蔣主席邀宴參政會主席團，反戰者中有邵從恩褚輔成兩位老先生。我們事先商定請邵從恩先生轉達我們反戰的意見。晚餐後邵先生就向蔣主席表示不能再打，說得很嚴重很緊張，說完之後，蔣主席說：「和平是人人都希望的，但是——」這時坐在邵先生對面的李璜突然用他的四川話大叫「要不得了」，大家看邵先生時，邵先生的嘴角已歪，倒向一旁，恰巧江庸抱住，不然的話恐怕就要死在蔣主席的官邸了。

二十五日早，聽說上海文匯、新民、聯合三家報紙被封了，當日我出席參政會，質問上海三報被封的事，說參政會原是爲了和平團結，在開會期間，二十日先來一個血流慘案，昨天又封了三家報紙，究竟是憑了什麼理由？希望馬上啓封。並請當局立即答覆。——但是這詢問也沒有下文。

會後一部份反戰參政員集會，談到目前這情勢，愈來愈顯愈遠，如何辦法，決定向中央提出四點要求，如果不能得到滿意的答覆就大家走開。這要求是：(一)由蔣主席再發一個文告安慰學生；(二)取消「維持社會治安臨時辦法」；(三)釋放五月二十日以後一切被捕者；(四)啓封三家報館。共同推出兩個人向陳立夫（國民黨）張群（「民主」的政府）要求答覆。原約好二十六日見張群，二十六日張群沒有來；又說改在下午，下午又沒有來。二十七日又未見到。

這時會中已有十九個和平提案，二十八日開全體審查會，大家決定同去出席。我也遞了條子上去預備講話，誰知他們將我發言的次序排在後面將近散會時。前面先聽了二三十個人的戩亂妙論，主張討伐劉共，自命爲岳飛，說主和的是秦檜。後來總算輪到我來講了。我說：剛才是一句話一百個人講，現在是一百句話我一個人來講。方才聽見許多人說要討伐，要打下去。但是現在並不是不在打呀，而且已經打了一年多了，並沒有打下來，中國對外打了八年，現在是爲什麼要打？是誰要打？是工人要打嗎？是農民要打嗎？是公教人員和學生要打嗎？渡票子打內戰，拿人民的血汗打內戰爲的什麼？我又重提我們四點希望，盼「六二」不再流血，流血慘案受罪的是學生，而最後吃虧的却是政府。

北洋軍閥醉心武力統一，始終並未達到，希望政府不要再做武力統一的夢了。

我說話的時候，受到了許多的阻撓，「按鈴，鼓掌，叫囂！」話說完了之後，知道要受到反攻，這樣嘔氣太無意義，就離開了會場。

當日午飯蔣主席邀宴教育界，我和燕樹棠先生都在內，還有張伯苓，吳貽芳，吳有訓，周鯉生等十餘位。空氣並不和諧，我們已知來日情形將更壞。下午參政會我也沒有出席，聽說有人主張把我和黃炎培送往解放區，我還在報紙上看見。當晚蔣主席在勵志社招待全體參政員，他的談話翌日報端雖會刊載中央社發的稿子，但那稿子與實際上有點出入。晚餐後梁漱溟先生當夜夜車就去上海了。我一方面要參政會代購去滬車票，一方面寫信給中央大學同學告訴他們原定次晨的演講決定取消。不料邵先生又來說「不要走」，可是他也承認和平已無希望。

在邵挽留之下，我沒有離京，二十九日還邀集同人對十九個和平提案提出一個決議文，內容是堅決反對內戰，同時發交各報館，作一個表示，可是此後也沒有再出席參政會。

我的感想是：這一次南行，不惟沒有收獲，還可以說是碰了一個釘子，但這並不是意外，鼓吹和平的人碰釘子，也就可以讓天下人知道，到底是誰不要和平了。

北疆警報

城 北

雷聲大雨點小

在國內的每個戰場正在打得白熱化的時候，忽然霹靂一聲由中央社通化發出消息，說是外兵越境——蘇蒙軍聯合起來，深入二百英里，打到北塔山了。

幾乎全國的報紙這幾天照例以此為頭條，似乎國防部長當真要注意國防了，而且哈薩兵當真要在戡亂之餘而打國仗了，對任何事件向例是慢吞吞的外交部，我們熟悉國際公約的王部長在事實還沒有弄清就提出嚴軍抗議了。一些御用的喇叭用一種勾引的聲音向青年放送道：

「你們反飢餓反內戰都反得差不多了，今天你們為什麼不來一個反外侮外侵略的運動呢？」

有人說阿爾泰山在金子以外又發現了鈾，蘇聯要用來製造原子彈，有人說，這是杜魯門主義與史達林主義爭霸戰中聲東擊西的辦法。究竟真像如何呢？距離六千里外的北平，只有從學者們的意見中

反應一點史蹟了。

錢端升教授說，如果政府提出更具體的證據，如果美政府的態度不十分積極，他相信這件事會是雷聲大、雨點小，到最後以地方的事件了之。而蘇聯，也許早已由那位到外交部的參贊表示了態度；他認為，彼得羅夫可能是因為病才回國，中蘇的關係還不至於一去不回頭的。

蒙新之間

爲了北塔山的烽火在報紙上宣傳得有聲有色，燕大的蒙古史教授翁獨健微笑着說：

「邊疆上一些越界的事，可大可小，這就要全看政治的作用了，爲了政治的目的可以把一件小事誇張得很大，也可能將一件天大的事，壓縮得很小。」

翁教授非常奇怪，當外蒙古決定獨立之後，蒙古共和國的西北角上，唐努烏梁海在一九四五年十月正式投票表決加入了蘇維埃聯邦共和國。這一件

歷史大事，翁教授等候了三年，從未在任何中文的書籍雜誌報紙上，見過有這樣的消息。這說明了朝野上下對於邊疆問題的漠視。

唐努山下的烏梁海問題是一個邊疆史上的老問題。當民國四年恰克圖條約簽字後派陳箴爲都護使，充駐紮庫倫辦事大員，陳毅、劉崇惠、張壽增爲都護副使，分充烏里雅蘇台、科布多、恰克圖佐理員，獨於唐努烏梁海地，並未同時特派專員，亦未按照過去歷史上的習慣，聲明歸烏里雅蘇台兼轄；有人說，這樣便使西邊的唐努烏梁海，變爲東邊的庫頁島，至於正式的變爲蘇聯的一邦，這是民國三十四年十月的事。烏梁海這族人在明時被稱爲瓦剌，在清時稱額魯特蒙古，分佈於新疆、蒙古及蘇俄境內，俄人境內的稱爲 *Уйоты*，在民族自決的時代，烏梁海人有權決定自己的出路的。

在阿爾泰山下的烏梁海人是不是與唐努山下的同族取一致態度呢？翁教授對此沒有材料作證實。這個問題却也與北疆的烽火有關。乾隆十九年清乾隆爭取準葛爾後，準部所轄的烏族同時降服，改爲七旗，由駐蒙古的科布多大臣管轄二十八年，改分爲兩翼，光緒三十二年阿爾泰區及科布多分治，各設辦事大臣。從此烏梁海七旗，新土爾扈特二旗及

和碩特一旗又都改歸阿爾泰管轄。至民國以前，糾紛時起，阿爾泰烏梁海一方面受外蒙的「僞印封號」一方面中國政府又「疊晉封秩」。民國二年十二月阿山與科布多訂了停戰協定，以阿境烏梁海七旗爲外蒙駐軍地點。

三年以前宋院長到蘇聯去簽訂條約的時候，曾經有急電重慶要求對烏梁海的史料作有系統的說明。中蘇的條約以外對於這個問題作什麼樣的決定呢？外人是不知道的。

翁教授慨然地說：「在沒有弄清楚問題之前，我們沒有意見而且保留了批評的。」這是一位史家應有的態度。

第二個「九一八」？

政府方面的態度，這一次，是以空前未有堅定與迅速向蘇聯提出了抗議。半官方透露消息，稱之爲第二次「九一八」來到了。

一位從事邊疆工作多年的政府派要員說：

「從整個全球的戰界作有機的觀察，這是太平洋戰爭的前奏，是第三次世界大戰的信號」。

這是一種看法。美軍的包圍蘇聯完成了，不僅是由麥帥在西北太平洋上佈防而且由馬帥主持在中國的長城線上佈防。從波羅的海、地中海、波斯

、大連到庫頁島的一線，整個的包圍圈中，只有大連尚留出空隙，中國的加緊接收，便以這個美蘇衝突的焦點，引起了東北的空前戰事，而同時，蘇聯要外蒙向新疆出一個棋子，試探一下國際的反應，特別是給美國一個暗示，你們要接收大連應當再作一次的考慮。

在空權時代，世界的中心在北極，中國的後門新疆這時便成爲大門。威爾基、華萊士都是從這個方向到中國來的客人，史諾的歐亞內幕著作中，也會強調這一片土地的重要性。地球自此不再以赤道爲中心，循例作規則的運轉，而是改以北極爲中心。韓國也就成最重要的戰畧地帶。過去亞力山大說，地球可惜不能有個柄以便於統治，而現在却同時有了兩個柄一個是杜魯門主義，一個是史達林主義，兩個人各拖着自己的柄把地球重新分割，於是，「你要我的旅大，我就要你的新疆」了。這位明友最後說：

「我不同意中國屬於任何一方面，我主張中國應當來作美蘇之間之橋梁，不要成爲第三次大戰的對象。今天，中國如果能舉第二次世界大戰中的土耳其，對中國的利益會更大。英國這次只要錫蘭，放棄了印度，就是一件最聰明的舉動。」

在軍畧的看法以外，就政畧上看：保守的吳忠信及妥協的張治中都不能解決了新疆的問題。政府新近派麥斯武德作主席，艾沙作秘書長，這兩位維族人，與原在伊犁的塔吉克人阿合買提江是對立的，後者且有國際的背景，「這一次的出擊，也許在政畧上成爲對艾政權的一種打擊，更遠些說，就新疆的一擊換得中美對東北的讓步。」最後他說：「外蒙原是一個緩衝地帶，可惜如今已然沒有了。」

爆炸中的火藥庫

北疆真是一個複雜的地帶，那裏不僅是一個火藥庫，而且是一個正在爆炸中的火藥庫。這中點即阿爾泰山區。

一邊是蒙古共和國，西北角上還有加入蘇聯聯邦的唐努烏梁海，一邊是環繞新疆的西伯利亞，哈薩克斯坦，吉爾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烏茲別克斯坦等共和國，這些族人與新疆的各族相通，這些年來，一邊是和平建設，一邊是干戈擾攘，在各族人士的越境往來中，自然而然便有一深刻的印象。民國十九年隨着赫文斯定旅行團在蒙新一帶作橫旅行的袁復禮教授，他走過北塔山這一片土地。他說北塔山距離蒙新未定界的扎沙蓋有三天的路程

就在這個區域，民二至民四有戰爭，民九至民十二有戰爭，民十八至十九有戰爭。北塔山距離奇台也是一棧路。這裏是一個高原，有放牧的草地，礦產方面產有銀銅及稀少金屬，在軍事上這也是最後的一個據點，過此就沒有什麼險要。

「北疆的民族現以哈薩克佔第一位，我們都知道哈薩克是一個極不能團結的民族，有的與中央合作，有的與中央不合作，盛世才時代派去的人壞，吳忠信時代派去的人也並不好，張治中的政策，如今也沒有顯著成績。中國這次邊境事件到底如何，沒有正確消息，北塔山沒有任何中國的軍隊，最好以不引起國際交涉爲宜。阿斯滿聽說很久以前就離開阿爾泰山區，阿山區的情況如何呢，這倒是值得注意的。」

近年的新疆的烽火是阿山區，人口六三、〇四〇人中，哈薩佔了五三、三三三人，平均每二十個人有一個認字讀書的。自從二十三年盛世才統一新疆後，二十九年柯克托海（後名富蘊）一部牧民把設治局長及收槍委員殺死引起了第一次暴動。三十年春，又以殺了礦業考察團長，起了第二次暴動：這次暴動中有一個沒有受過教育的牧人，名叫阿斯滿，失敗後逃到邊境，在蒙邊布爾根上游潛伏了一些時候，三十二年以阿斯滿爲首，組成了阿山區哈族解放委員會，把暴民改變爲十個大隊，配有步槍

機槍來進攻青河。另外一酋領達列里台吉，是反蒙的哈民，三十年在阿山區中心承化失蹤，三十四年會率部三次圍攻承化。外號叫作「大力漢」。

三十五年七月一日和平簽字以後，阿斯滿被任爲阿山區專員，達列里汗台吉任省委及衛生處長，迄未赴省就職。就這次情形，阿斯滿是傾向中央的哈薩，但是誰都知道哈薩却是多變的。

兩段史料

六月十一日，中央社迪化九日電刊在各報的原文是這樣的：

「據此間軍事當局接阿山區專員阿斯滿及北塔山駐軍報告，本月五日午外蒙騎兵一營配合軍用汽車多輛，携帶輕軍武器向我北塔山駐軍進攻，當時並有蘇聯標誌飛機四架臨空掩護，投彈掃射，我軍民頗有死傷，現外蒙騎兵已深入國境六百華里，我軍正奮力阻其前進，按北塔山在新疆奇台東北三百五十餘華里，阿斯滿專員原駐承化，自本年二月起歷受某方之武力壓迫，節節退讓，於四月中旬退抵北塔山。」

據倫敦十六日廣播莫斯科電台廣播稱：「外蒙古人民共和國已正式否認外蒙軍隊在具有蘇聯徽號之飛機掩護下進攻中國之新疆。相反的，有中國巡邏隊侵入外蒙疆土，並建築軍事設備，外蒙派往接

洽要求中國軍隊退出之師長遭受虐待後，外蒙遂採取行動，實行驅逐。現外蒙政府仍保留向中國政府之抗議權。」

理藩院與兄弟之手

美國對於北疆事件的態度是冷淡的。馬歇爾說：「北疆事件，僅係一邊疆糾紛事件，蓋過去已屢有此類事項發生也。」這一盆冷水潑下來之後，蘇大使彼得羅夫又要回國養病去了。中國的外交軍事一樣地也陷於孤懸。

中國回教協會的一位有名教長說：

「一切的事都應由中央負責，而不應由地方負責，我們新疆的慘狀，每個人到這裏說起來都爲之大哭。」

誰都知道新疆是個回教徒最多的地方，每年平均有二千多人千山萬水到聖地去朝聖，而地方當局却百般阻撓，因爲這類朝聖者比較富有，都先抽他們以重稅，留給他們的錢只够他們到漢志的。但這一路最少要走半年，多的時候竟有到二年半，非常艱苦。

「對於這些朝聖者，省方是沒有保障的，他們爲了路途的便利，只有到蘇聯領事館去請求發護照，如果我們自己負責，回民會到俄人處領護照嗎？」

「到了聖地各國人都有各國人的帳幕，排成一列有四十多國，各有各的國旗，下面便是自己的會館，中國去的人數最多，而到處都找不到我們自己的國旗。結果，只好拿着俄國護照住到俄國的帳幕裏，試問，這又是誰的責任？」

一切的問題在上而不在下，中央應當對於新疆的政策加以檢討，西北考古多年的北大教授向達說：

「今天的問題就是張治中治理新疆的結果，假如說這是蒙古與哈薩的衝突，那就是只注意了維族哈族而忘記了蒙族的結果。」

向教授很幽默地說：

「由北塔山事件，我們到要作一個要求，就是對於研究民族問題的封鎖是應當予以解禁了，不取消這封鎖，我們就不能正視民族問題。」

他又說：

「我不相信蘇聯如此拙笨，在飛機上特別作好標誌來侵犯別人的國境。」

在北塔山的高峰上，可以看到了一片火海與一邊是一片清涼地界。有十四個民族的新疆，要進火海或要赴清涼，他們本身自有決定的權利。自漢以來的統治者都陸續進了棺材，而民族的烽火却從未終了，以至於今日，我們的統治者仍然襲用理藩院的遺規，而不願伸出兄弟的手來。」

「社會賢達」考

吳 吟

「社會賢達」這一名詞是頗爲有趣的，仔細想想，會使人好笑，因爲第一似乎只有在社會上才有賢達，那末，在政府裏的諸公算是什麼呢？第二社會「賢達」如王雲五先生之流者居然做了官了，人不在社會而在政府，上面兩字安不上，下面賢達兩字是不是也跟着勾銷呢？如雖入政府而仍爲賢達，何以並沒有創立「政府賢達」這一名詞呢？第三社會這一詞的定義，到底算是和政府的對稱呢？還是民間和政府的橋梁呢？如是前者，有幾位「賢達」身在江湖、心懸魏闕，和政府本是一家，強冠以社會之諡，未免牛頭不對馬嘴，如是後者，乾脆叫半官或次官好了，用不着扭扭捏捏，害得有知位在若干場合「猶抱琵琶半遮面」，好不難爲情也。

不管怎樣，這一名詞是已經成爲歷史的了。有歷史癖的我，很想作一番歷史上「社會賢達」的考據，替許多未來的新貴找一歷史的淵源。

想了又想，歷史上實在沒有「社會賢達」這東西。勉強附會，以賢達而得官，或雖爲賢達而畢生

志業仍在做官，甚至鬧到喜極而涕，「朝堂初入淚交流」的境界，或則「頭在外面」，時蒙召宴垂詢之榮，生前可以登報，死後可以刻入墓誌銘者，比之於古，其惟「隱士」「山人」之流乎？

首先想起的是終南捷徑的故事。

舊唐書九十四盧藏用傳：「盧藏用字子潛，度多尚書承慶之姪孫也。父璈有名於時，官至魏州司馬。藏用少以辭學著稱，初舉進士選不調，乃著芳草賦以見意，尋隱居終南山（新書作與兄微明偕隱終南少室二山），學辟穀練氣之術。長安中（西元七〇一至七〇五）徵拜左拾遺。……景龍中（七〇七至七〇九）爲吏部侍郎。藏用性無挺特多爲權要所逼，頗墮公道。又遷黃門侍郎，兼昭文館學士，轉工部侍郎尚書右丞。先天中（七一〇）坐託附太平公主，配流嶺表。（新書作附太平公主，主誅，立宗欲捕斬藏用，顧未執政，意解，乃流新州。）開元初起爲黔州都督府長史兼判都督事，未行而卒。（新書作卒於始興。）藏用工篆隸，好琴棋，當

時稱爲多能之士。(新書作藏用善善龜九宮術，工草隸大小篆八分，善琴，奕思精遠，士貴其多能。)然初隱居之時，有貞儉之操，往來於少室終南二山，時人稱爲隨駕隱士。及登朝，趨詭佞，專事權貴，奢靡淫縱，以此獲譏於世。(新書作始隱山中時，有意當世，人目爲隨駕隱士，晚乃拘權利，務爲驕縱，素節盡矣。司馬承禎嘗召至闕下，將還山，藏用指終南日，此中大有嘉處，承禎徐曰，以僕視之，仕官之捷徑耳！藏用慚。)

這故事是非常現實的，叔祖作過大官，父親也作地方小官，學會了詩詞歌賦，又會卜卦算命寫字，加上琴呀，棋呀，樣樣都會，够得上是名士了，偏偏官星不耀，作不了官，於是寫一篇賦，自比爲芳草，哀哀怨怨，搔首弄姿，怪沒有識貨的來抬舉。不料還是白操心，於是只好當隱士了，隱得太遠太深，怕又和朝堂脫了節，揀一個靠近長安的，「獨上高山望帝京」，再揀一個靠洛陽的，以便皇帝東幸時跟着走，隨駕隱士一詞實在妙不可言，其妙相當於現在的上海和廬山，兩頭總有一個著落。隱了幾年，限了幾年，名氣有了，盛朝聖世是應該微舉遺逸的，於是得了「社會賢達」之名而馳馬奔命，趕進京師初入朝堂了。

苦了幾年，望了幾年，不料還是小官，於是只好奔走權貴，使出滿身解數，巴上了太平公主，從此步步高升，不是鬧革命，眼見指日拜相執政了。

臨了，被司馬承禎這老頭開了一個玩笑，說修南山是仕官捷徑。其實盧藏用也真不會在乎，他不爲仕官，又上終南山去則甚？偏舊唐書的史官，也太過糊塗，似乎他以爲盧藏用在作隨駕隱士時頗有貞儉之操，到了官才變壞，其實並不然，反之，趨趨詭佞，專事權貴，奢靡淫縱，才是他的本性，在山中的貞儉是無可奈何的，試問在山中他不貞儉，能囤積松木泉水不成？而且，如不貞儉，又如何能得社會賢達之名，鑽得進朝堂去？

從這一歷史故實看，「社會賢達」一詞和「終南捷徑」正是半斤八兩，銖兩悉稱。

盧藏用這一着靈了，到宋朝種放也照樣來一套。

宋史卷四五七種放傳：「種放名逸，河南洛陽人。每往來嵩華間，慨然有山林意。與母俱隱終南豹林谷之東明峯，結草爲廬，僅庇風雨，以講習爲業，從學者衆，得束脩以養母。母亦樂道，薄滋味……糧糲乏絕，止食芋粟。……自豹林抵州郭七十里，徒步與樵人往返。」可見他原來是窮苦人家，

可是到了隱居成名，又作大官，又兼隱士的差的時候，便完全不同了。「太宗嘉其節，詔京兆賜以緡錢，使養母不奪其志，有司歲時存問。咸平之年（西元九九八）母卒，詔賜錢三萬，帛三十疋，米三十斛以助其喪。四年資裝錢（旅費）五萬。賜帛百疋，錢十萬。又賜昭慶坊第一區，加帷帳什物，銀器五百兩，錢三十萬。還山後仍特給月奉。」錢多了，立刻成大地主，宋史說他「晚節頗飾輿服，于長安廣置良田，歲利甚博。亦有強市者，遂至爭訟。門人族屬，依倚恣橫。徙居嵩山，猶往來終南，按視田畝，每行必給驛乘，在道或親詬驛吏，規算糧具之直。」簡直是個土豪劣紳了。

種放之移居嵩山，是被當地地方官王嗣宗趕走的，史宋卷二百八十七王嗣宗傳：「嗣宗知永興軍府（長安），時種放得告歸山，嗣宗逆於傳舍，禮之甚厚。放既醉，稍偃，嗣宗怒，以語譏放，放曰，君以手搏得狀元耳，何足道也。初嗣宗就試講武殿，搏趙昌言帽擢首科。故放及之。嗣宗愧恨，因上疏言，所部兼併之家，侵漁衆民，凌暴孤寡凡十餘族，而放爲之首。放弟姪無賴，據林麓樵采，周回二百餘里，奪偏氓厚利。願以巨疏下放，賜采終南田百畝，徙放嵩山。疏辭極于詬辱，至放目爲羶

魅。眞宗方厚放，令徙居嵩陽避之。」嗣宗極爲高興，把他生平所作的事，掘邠州狐穴，發鄧州邊鄙畝，和徙種放爲除三害。

種放比虛臧用高明的地方，是又作大官，又保留隱士的身分。他的老朋友陳堯叟在朝執政，陳家是大族，脚力硬，想作官時求陳堯叟向皇帝說一聲，來一套徵召大典，風風光光去作官，過一陣子又說不願作官了，還是回山當隱士，於是皇帝又大擺送行宴，送盤纏服裝，到山後，地方官還奉命按時請安，威風之至。再過一陣子，官癢又發了，又回朝，隔一晌又還山，反正照樣拿薪並不折本，而且還山一次再回朝，官就高一次，又何樂而不爲！奏上宋眞宗也是喜歡這一套，弄個把隱士來點綴盛世的。一唱一和，大家都當戲作，這中間只害了老實人王嗣宗，白發一頓脾氣。

從這一歷史故實看，作官和作隱士並不衝突，而且相得益彰。當今的社會賢達，已經上了戲台的和正在打算上戲台采排的，何妨熟讀此傳，隔天下台了，還可以死抱住「社會賢達」的本錢不放，哇啦啦大喊，一爲社會賢達，生死以之，海可枯，石可爛，此名不可改。

六月十二日

前 路

平
伯

國運到了危險的邊際，世界的文明亦彷徨於歧路。我們感於當前形勢的重大，從現實的觀察裏提出問題來。這些問題不必都有答案，有答案不必都對，但它們的重要性却不容否認的。因此引起公衆的注意和討論而得到較正確的回答，那當然更有意思了。

再試從根本上想，治亂本諸善惡，善惡生於人心。人好，世界自然好。但人如何能自然會好呢，有時須得同伴們去提醒他。這是「淑世」方法之一。我們何敢以此自期，但懷於「匹夫有責」之義，不忍緘默；故由衷之吉，如實而語，更出之以丁寧，申之以強聒。事功不必爲我所成，風氣不妨由我而開。

這淑世的流風遠溯先秦諸子，所謂「各思以其道易天下」者。以今昔情殊，他們的治術我們或無從沿襲；又才力不同，他們的造詣我們更望塵莫追

；但他們的精神歷久彌新，不僅今日我們應學，且我們應當繼續的。

依他們的做法，原有兩方面：其一得君，得君而行道，是間接的；其一化民，直接的行道，卽宋鈞尹文的上說下教也。以孔子爲喻，周遊列國，干謁諸侯，那是「上說」；有三千大弟子七十二賢人，這是「下教」。後之儒者熱中於事君得君，教民之澤微矣。百家之傳若墨翟宋尹者，尤微乎微。此蓋環境使之然耳。

但我們的確無君。更無所謂事他與得他。若以民主共和國的領導者權宜地當作君看，那是頂嚴重的錯誤。說得詭辯些，民主共和國的「君」應該是「民」。於是，這上說下教原來分別的途徑完全合一了。這事實雖很明白，我們却還要提出這「君」字來說，是很有苦心的。今日讀書人若尚不能忘情於得君，則必陷于卑下而不自覺，又何行道之有！

我們何如「處士橫議」。孔子說，「天下有道，則庶人不議。」可見封建之世，無道，庶人也斐議，何況處士，又何況共和國的基本法則，天下有道，庶人亦議。「處士橫議」依孟子雖非美談，但在這年頭兒，做事說話不帶點勁那兒成。「橫」字的確不壞哩。

橫議者無所不談，它的範圍，包括那最傳統的，最古老的，最流行的，最時髦的。那怕大家久認毫為問題的，我們也許多問一聲；大家公認為神聖不可侵的，我們也許碰它一下。若不如此，怎够這橫勁兒。

有力才能有勁。力指什麼呢？若指常識，人人應當够的。若指良心，人人沒有够的，不够也沒有辦法的。若指學問，我們怕不够。但學問本無止境，沒有一人自己以為够了的。若自己以為，即無學問之可言了。

所以這雖很重要，却無法衡量的。要幹就幹，不要幹算了，不必躊躇。一邊走着一邊想，上一回當學一回乖，冒失或者無妨；等着，等着，過於把細，反而會誤事的。等毫無錯誤方才說話，你必將無話可說等毫無錯誤方才做事，你必將無事可做。季文子三思而後行，他在躊躇；子曰，再可矣，說

他不必躊躇。

若說人數怕不够，那是實情。但今天人少，不妨明天的多。我們歡迎有人來給我們寫文章，只要他認識而同意於上述的心情和態度。寫作有完全的自由是不用說的。書店方面把這些文字用活葉印出來，使篇章得自為起訖而又可成組，以行於世，不失為很恰當的辦法。

舊話重提，「各思以其道易天下」，不可輕讀這「各」字。道易天下雖同，其所以易則不必盡同，且或甚不同。辨駁則察理愈明，參校則見事愈的，我們期待着。惟純樸的意念與誠實而嚴重的態度，在我們之間則將毫無二致。

凡著為言文的都是同道，聽言說看文章的我們希望漸漸的皆為同道。在廣大的民衆裏，無分作者與讀者，同聲相應，同氣相求，有着工作的快樂來抵償它的辛苦。我們不愁無路，走着，走着，自然成路。我們又怕黑暗，光明在前，那是一定的。

三十六年二月北平

編者按：本文為平伯先生擬中外文叢序，其後中外文叢未能出版，索刊於此。可惜我們自己比中外文叢的幾位先生空虛很多，不敢以之為序也。

「狗」的禁忌

自從攷據學權威胡適之博士把特務的世系祖先加以攷據之後，乃證明特務制度實是「古已有之」，其先世可以追溯到漢末的三國之世，迄今已有兩千多年的歷史了。雖然胡博士的攷據文章中舉出了許多證據，證明特務之作惡多端，以及有正氣之士大夫對特務的痛恨，但特務在中國實在有很長久的家世，這一點既經胡博士攷據明白，特務們是很覺滿意的吧。

咱們中國一向很看重家世，家世追溯得愈遠，便愈覺光榮，也就愈受別人的尊重。遠者不必說，近者如某鉅公的大修宗譜，尋一個古代的名臣作為始祖；又如某公自稱是孔子的七十代孫子等，便是例證。一家如此，一

姓如此、一種行業也如此。醫生的始祖據說是神農，裁縫的始祖是軒轅，而進士的始祖便是主張無為而治的老子……特務這一門行業，既然業經攷據確有二千多年的家世，而赫赫如魏忠賢，李蓮英等都幹這一行的，其家世的顯耀，恐怕猶甚於「臨海侯之後」，至少也和「臨海侯之後」在於伯仲之間了。偉乎大哉，太史公若生於今世，說不定要別創新例、作一篇「特務世家」的。然而向達先生，復繼胡博士的攷據之後，證明了不惟特務制度是「古已有之」，即特務之被稱曰：「狗」，也是「古已有之」，而且這一稱呼，還相沿至今，竟也一樣地有了兩千多年的歷史。特務的始祖是「狗」，這番攷證真使特務們大為氣憤，其憤恨之深，不下於掘了他們的祖墳，於是向達先生收到恐嚇信：「你知道開一多是怎樣死的！」

新聞網外

唐嗣堯三立

唐嗣堯對友人談：政府出了公費，學生還要「鬧」，再這樣還不如解散了學校，假如要建設的話，用這些錢去請外國人材好了。

據滬報載，唐主辦而由官方為後台之世界科學社，在反人權保障運動中曾大賣氣力。那一次是「立功」，這一次則是「立言」了。

我們拭目以待唐社長「立德」的盛舉，想必更有精采的表現。

(王)

張奚若談片

在一次北大清華數教授校長的集會上，張奚若先生談到學生運動，說這是「青年人對我們道

二

「聞一多是怎樣死的？」這
個問題竟和向達先生的「狗」的
致據發生了關係，誠使人一時想
不通，但細加研究之後，也就不
難明白。

聞一多先生是被「激於義憤
的軍人」殺死的，我現在才恍然
大悟，「激於義憤的軍人」原來
是狗的化身，和今天寫恐嚇信給
向先生的，怕還頗有狗兄弟之
親。有其兄必有其弟，在軍警林
立的昆明，能殺死清華大學教授
聞一多，難道在軍警林立的北平
，就不能來殺北京大學的教授向
達？

三

但「狗」字則從此說不得了
，因為說了便要犯諱。正為阿Q
因為頭皮上有癩瘡疤，便諱說「
癩」，是一樣的道理。孔子的子
孫把「丘」字寫作「丘」，子避父之
諱臣避君之諱，這是中國固有精
神的真諦。「愛國」如所謂「狗

者，豈有不「誓死維護」的？

於是祇要別人一提到狗，無
論出於有心或無心，「狗」們就
面紅耳赤的發起怒來，「一個女
人和一條狗」的「狗」犯了忌諱。
以後大約凡「狗」字都要禁
止使用了，像這類文章，當然不
許做。

但世間事愈犯忌諱，愈引人
注意，大概就是所謂為奇心所驅
使的緣故吧，特務為什麼稱曰「
狗」？這道理不知道古書上有紀
載沒有？原來狗的特性很多，如
嗅覺靈敏，看不起窮人（俗云狗
咬破衣人），只認有錢人的脚尖
等等，但狗性的最大特徵，則是
是非觀念與人的大相反。譬如屎
和屎其臭而且髒的，但狗却很欣
賞，天天要吃；如果是牠主子賜
予的，牠更受寵若驚，像吞食
龍肝鳳胆一樣。
特務之被稱曰「狗」，其原
因和係此；當然最確當的道理
，必須去問二千年前第一個稱
特務為狗的人。這工作祇有留待
考據家去做了。（金今）

德上的挑戰」，「但是我們拒絕
應戰」。

錢端升先生說到如今和二二
一時代比起來看看教授的宣言議
論，是進步了。張先生回答說：
也許是進步了罷，但是其中有一
部份人，使他們進步的是肚子，
而不是腦子。「我當然知道這足
以證明馬克斯學說的正確，不過
我對這些人還是不能佩服。」

（天）

開會側聞

據說六二之前為「鎮壓暴動
」會開聯席會，某主委主張「先
發制人」，六二前逮捕學生；某
司令自認實力充足，可以「維持
治安」。

屆時動員保甲構築工事，動
員「工會」「商會」準備打人，
動員各校特種學生及警察捕人，
就是聯席會議的偉大決定云。

（黎）

我們要飯吃！

饑民

街頭小景

大街。

一張「我們要飯吃」的標語面前圍着很多人。
一個穿中山服的中年男子從人群中走上前去，

打算撕毀那張標語。

一個學生模樣的人出來阻止他。

學生：朋友，你要幹什麼？

男子：你管不着。

學生：你不能撕這標語。

男子：我要撕，你管不着！

學生：請問你，爲什麼要撕這標語？這上面寫的是「我們要飯吃」，並沒有一個違法的字樣，你能說不應該麼？

男子：（蠻橫地）

不管應該不應該，我就要撕，這是我的自由，你管不着？（上前要撕）

學生：哼！今天我們老百姓什麼自由都沒有，你倒有撕標語的自由！

男子：（怒目相視）你說什麼？再廢話，我揍你！

學生：對了，還有打人的自由！

男子：（目標轉到學生身上）這張標語就是你貼的，是不是？說！

（周圍的人越聚越多）

學生：不管是不是我貼的，我覺得這標語上面的話

對，我就擁護牠！我就不願意牠被人撕掉。不信，問問大家看（面向周圍的群眾），「我們要飯吃」，對不對？

群眾：（不約而同）對！對！
（中間還有人夾着喊叫：「我們要飯吃！」）

男子：（一看情勢不對，連忙用出最後的法寶來）好，聽你的口氣，這標語準就是你貼的。貼這樣的標語就是煽動人心，就是擾亂社會安寧！

走，跟我走！（拉着學生要走）

學生：那兒去？

男子：不用問！（拉着學生向外走）

學生：（掙脫）不，你沒有資格抓我！你憑什麼抓我？

男子：因為你煽動人心，擾亂社會安寧！

學生：我煽動動人心？我擾亂社會安寧？難道你沒有睜開眼睛看看，每天報紙上登着的那些新聞？已經有多少男女老少的窮苦老百姓，爲了沒有飯吃，逼得不能不上吊，跳井，投河，服毒自殺的？難道你沒有聽說運出家人的和尚爲了沒有飯吃都在搶米店了？難道你沒有聽說：一個做小買賣的人爲了沒有飯吃，窮瘋了，竟把自己的老婆女兒都砍了？難道你沒有聽說：一個警長跟三個警察，都爲了沒有飯吃，有的用手槍，有的喝煤油，有的上吊自殺了？不錯，今天人心是亂了，社會是不安寧了，但是你要明白，人心亂，不是誰煽動出來的；社會不安寧也不是誰擾亂出來的；一句話，就是爲了大家沒有飯吃，人心才會亂的，社會才會不安寧的。（向群眾）諸位，你們說對不對？

（群眾都高喊：「對！對！我們要飯吃！」）
男子：（被說得啞口無言）

學生：（向男子）我再請問你，就說你自己吧，你

吃飽了沒有？憑良心說！

男子：（似乎又有了理由）我吃得飽！

（周圍群眾噓聲四起）

群眾甲：你昧良心說話！

群眾乙：你吃飽了我們都不飽！

群眾丙：這傢伙不是好東西！

羣衆丁：他是被主人喂飽了放出來咬人的狗！

甲：揍他！

丙：揍他這王八蛋！

（一呼百應：「揍他！揍他！」羣衆蜂擁向前，要打那男子。）

學生：（連忙把大家攔住，那男子看見動了衆怒，嚇得躲到那學生的身後）諸位，諸位，別動手！（羣衆暫緩，）

甲：這種沒有心肝的傢伙還不揍他！

學生：（勸阻）不要動手。我們可以教訓他，勸導他，但是打他不是辦法。

乙：爲什麼？

學生：打人不應該的。

乙：剛才他怎麼要動手打你呢？

學生：那是他不講理，他野蠻。

甲：這種人還不給他一點教訓！

乙：這傢伙根本沒人性，還跟他講什麼理！

丙：揍他！揍他！

（大家群呼「揍他！」正要動手！忽然人群外面傳來一片騷動聲。大家回頭，只見一個老婦瘋狂似的喊着跑過來，後面跟着一個少女。）

老婦：爲什麼不讓我死，還是死了的好！（頓足大哭）

少女：（抱着老婦哭泣）媽媽！媽媽！

（大家問：「怎點回事？」）

老婦：（哭）我不願意活着嘍！

學生：（問少女）這位老太太到底是怎麼回事？

少女：她是我媽，我們就住在那條小胡同裏。今兒

一早，她老人家就嚷着「不願意活了，」剛才一不小心，她老人家跑了出來，說是要投河去，虧得我趕出來把她給攔住了。

（老婦坐在地下哭）

學生：好好兒的幹嗎要投河呀？

少女：您不知道，前兒報上不登着有個警察自殺的

新聞麼？那警察就是我哥哥。我們一家大小五口，就靠着我哥哥一個人活命，可憐他天天早

出晚歸，一個月才掙上十來萬塊錢。大前兒，

二十五號，局裏關餉，誰知道刨去他自己的伙食，才剩了五萬塊錢。諸位想想，這五萬塊錢

够幹什麼的？煤球兒一百斤得兩萬多，棒子麵

都兩千五了。

老婦：我活不了嘍！

少女：（繼續着說）也是我哥哥心地太窄，一時想

不開，他就買了一瓶煤油喝了。

學生：啊，原來報上登的警察自殺就是你哥哥。（

群衆相與歎息）後來不是得救了麼？

少女：幸而發覺得早，送到醫院裏，人總算是救活

了。可是……（哭泣）

老婦：可是往後怎麼辦哪？遲早總是餓死，還不如

早點死了痛快！

學生：（對男子）你聽見沒有，老百姓都沒有飯吃

，都活不了，你還說吃得飽！

老婦：吃得飽！誰吃得飽？誰說吃得飽？

甲：（指男子）他！

老婦：你？你吃得飽？

學生：（向男子）今天，是老百姓，不管他是公務

員，是學生，是小買賣人，是警察，是拉洋車的，是蹬三輪的，只要不是爲非作歹的，沒有

一個人能吃得飽的！

甲：除非那些喝老百姓血的野獸才喊吃得飽。

乙：（對男子）我們老百姓的血都是被你們這般傢伙給喝乾的！

（男子倉皇不知所措）

老始：我餓啊！我餓得難過，還是讓我死了吧！（立起來要走）

少女：（拉住她）媽，媽！

丙：這位老太太太可憐了！

丁：諸位，我們不能眼看着不救，大家拿出來良心來，給她湊一點錢吧！

乙：對，我們大家湊一點錢給她。

（群眾都準備掏錢）

老婦：（不肯收）不，不要，不要！謝謝諸位先生，謝謝你們的好意。我有了這幾個錢，今兒是可以過去了，可是明兒呢？明兒糧食還得漲，日子還是一樣過不去！諸位今兒救濟了我，可是明兒還是救濟不了我。再說諸位也是跟我一樣每天吃不飽的人，也都是需要別人救濟的人。

甲：對，救濟不是一個好辦法。

學生：老太太，你的話對極了，今兒沒有飯吃的不

是你一個人，是全中國的老百姓。所以今天不是消極的救濟可以解決問題的。

乙：那怎麼辦呢？

學生：要解決問題，要大家有飯吃，要大家有好日子過，只有一條路！

群眾：（紛紛發問）什麼路？那條路？

學生：只有一條路——立刻停止內戰！只有立刻停止內戰，我們老百姓才有飯吃！

群眾：（怒吼起來）將！對！立刻停止內戰！

學生：全國的老百姓一齊團結起來，要求政府立刻停止內戰！

群眾：停止內戰！停止內戰！

學生乘着大家在怒吼的時候，在群眾中一個漆匠的手裏取過一枝大筆來，在牆上大書：

「我們要飯吃！」

「立刻停止內戰！」

「全國的老百姓聯合起來，

要求政府立刻停止內戰！」

註：（或用貼標語方式亦可）

群眾繼續怒吼……

學潮的背景(轉載)

大華報

政府小景

時間：五月二十八日中午飯後

地點：主席官邸

人物：蔣主席、張伯苓、吳有訓、何基鴻、燕樹棠

邵力子、朱家驊、吳貽芳、周鯉生、許德珩

張其昀、張××(中央政治學校教授)、杭

立武、田培林、雷震、陳布雷等

(大家散坐。閉幕後默然達兩分鐘，用新名

詞說，這叫做「暴風雨前片刻的沉靜」。

吳貽芳：(打破沉默，宗教家風度，婉轉陳說)五

月二十號學生遊行的時候，曾經有過一些不

幸的事情，有的警察開了鎗、警察一隻腳踏

着女學生，一隻腳猛踢女生。我們相信這些

都不是政府的意思，而是警察執行命令的錯

誤。而因此激起學生的不平，反而使他們對

政府懷有惡感。希望政府對這幾個警察能加

一點懲處，這樣就可以恢復學生對政府的感

情和愛護。

周鯉生：(接下去)我們希望政府能大事化小，小

事化無，使學潮迅速平息。

蔣主席：(天顏震怒，大發雷霆)這個教育完全失

敗！整個的失敗！四十年來辦的什麼教育？

如今的學校像什麼樣子？教出來的學生都受

人利用，受人領導，犯上作亂！這樣的教育

還辦什麼？你們要是喜歡共產黨，我讓開，

讓共產黨來，看你們有好日子沒有！我爲什

麼要懲辦警察？警察沒有犯法，學生才不守

法！你們辦的是什麼教育！

(依照慣例，眾官員臉色又發青了，諸校長

教授默然窘住，主席火氣未息。)

何基鴻：(打圓場)我一向以爲，學生好比我們的

子弟，有時頑劣一點，好比他們禮拜六要看

電影，我們不讓他去，他們一定要去，我們

拉他回來，他們又從後門溜走了。可是既是

已去看了，我們第二天看見，也就頂多說他

兩句：「昨天你又去看電影了嗎？」做家長

的只好寬容一點。

(大家都架了腿坐住時，張××突然馬靴一

碰，立正在椅前，大叫「報告！」舉座震驚

。)

張××：(明禮義知廉恥負責任守紀律)報告！這

次學潮完全是共匪鼓動，北平學生每個學校

拿到四億三萬津貼，每個遊行學生發給二

十萬元。他們圖謀在六月二日發動陰謀，實

行全國性大暴動！他們不知道服從領袖，中大、金大、上海諸校均有共匪從中擾亂。（報告詞很多，下從畧）報告完畢！

吳有訓：（「疏導」張××的火氣）這些事也未可一概而論。在五月二十日以前，中大的情形或許可說是少數操縱多數，在五月二十日之後，却是少數服從多數的局面。所以（聲言愈來愈低）執行法令時的態度……（下面不大敢說，故含糊不清。）

許德珩：（趕緊掉頭）現在黨派還沒有退出學校，我固然不敢說學校中沒有共產黨，但國民黨爲什麼不能領導呢？我想目前學潮，還是爲了政治上經濟上兩個原因。政治上各地情形很亂，經濟上民不聊生，華北眼看不得了，政應給予疏導。現在鬧學潮的地方都在政府區；學生手無寸鐵，用高壓辦法是不對的。蔣主席：（沉吟片刻）許先生的話也是，我們應當疏導。（掏出小冊子寫字介）但是，學生是確有共產鼓動，他們要反對征兵征糧，那不是要革我的命嗎？（又有怒意，正要發作，陳布雷說話了。）

陳布雷：（知趣地打圓場）我想今天大家說的話很多，主席也要休息了，大家就散吧。（閉幕）

如何應付暴動

自從代表周公孔子以來道統的中央社發表了六二暴動的消息之後，各學校學生據說就領到了軍火圖謀暴動，當局的政策是以暴動對暴動。吩咐各種工會派遣工人，以一萬元一天的代價「埋伏」各偏僻地點。並且僱了大批老弱殘兵，由警察到木廠徵用木棍，用卡車裝載石子，以暴動打擊學生，當北大六二追悼會開完時，各處暴徒止在領錢。

某清道夫被指派埋伏在燕大清華轉角處，他說：報上不是說學生有軍火嗎？我們怎樣用木棍打敗他們呢？

東北短訊

東北戰事發生以來，傳說有韓人參戰（在撫順以東地帶），官方遂擴大製造韓共十萬幫助中共之情報。

××軍爲東北三大美式裝備軍之一。士氣低落，據說某連連長率領士兵進攻，兵士們說：「你衝吧，我們不衝了。」

資源委員會的命令

資源委員會致電命撫順煤礦重要人員携同最重要的機器撤退。

撤退的地是：上海

（蔣）

罷課後

普平

傍晚，李志成剛散步回來，門上那張宣佈罷課的紅佈告，首先吸住了他的視線。雖然罷課已經是意料中事了，不過看了佈告後，心裏却分外不安起來，好像看了一則令人煩惱的消息。

寢室裏連個人影也沒有。他獨身坐在床上，看看那盞孤燈，看看自己映在粉壁上的影子，心裏愈更煩悶起來。寂寞中，他突然想起了同室的小何。

「小何到那裏去了呢？」他反復地問着自己。是的，這時候他是很須要小何來解解悶的。往常，凡是看到一件不順限的事，或是一個令人不滿的現實問題，他總愛在小何面前大發一陣牢騷，之後，就心安理得的了。現在，心裏亂七八糟地塞滿了問題，譬如萬元大票刺激物價，政府方面軍事的失利，各地不斷發生搶米，和這次罷課，這些問題，他都希望發洩發洩，偏編小何又不在，而且左等右等還不見他回來，這真把他悶得快爆炸了。

桌上放着一張稿紙，上面寫着一段漂亮的文字

，這是他白寫的一段散文。他現在想繼續寫下去，他竭力想把自己從紛亂煩悶中安定下來，把自己的情思，拖到他散文中恬靜美麗的境界裏去，但是不可能！內戰，饑餓，罷課……這類字眼老叫纏在腦裏，使他決難想出美麗的詞藻。於是他綳緊了眉頭，恨恨地將稿紙往抽屜裏一丟，一頭倒在床上，不住地哀聲嘆息。

隨手扯來了一本小說，他想把自己陶醉在有趣的故事情節裏。但是，書上那一行一行的小字，却像些蠕動着的小虫一樣，弄得他心上癢酥酥的，更覺不安起來，看了半天，眼睛還只在一小段裏打轉，而且，就是那麼一小段，究竟裏面說些什麼，還是莫明其妙。他恨恨地把書摔開，閉緊眼睛，想靜靜的躺幾分鐘。但是，馬上又一骨碌爬起來，再抓起一本詩，翻着翻着，眉頭又繃緊了，於是又摔開書，躺到床上去。

正自搔頭蹙眉沒法解悶的時候，忽然門一開，

小何進來了，李志成心上一亮，快樂起來，以為這下子可找到個發牢騷的對象了。但是，還來不及開口，小何却搶先向他責備起來：

「虧你還有閒心坐在寢室裏苦悶發愁，你知道嗎？大家都忙着作罷課期間的工作了。」說話時，小何拚命揩着臉上的汗水，停一下，又繼續說道：「我知道你一定又有很多牢騷了，但是我告訴你，要是你不用工作來解除你的苦悶，那你的牢騷是永遠發不完的，所以……」

「你給我閉嘴，我不耐煩聽你這一套！」不等小何說完，李志成就憤憤地叫起來。被小何這一說，他發牢騷的興緻早就跑到九霄雲外去了。他覺得再不能讓小何說下去，所以索性脫了衣服，鑽到被窩裏去。

小何也不願再把事鬧僵了，所以只得也上了自己的床。但是，臨睡時，還忍不住罵道：「平常嘴上說得天花亂墜，什麼訴諸行動呀！反對呀！現在遇到了事，却又躲起來了，」李志成裝作沒有聽見，但心裏却難過得不得了。是呀！罷了課，就應當工作，不工作，罷課就沒有意思，這點道理他是知道的。可是想到要出頭露面去工作，他却疑慮起來了。他想起了離開家那天，他父親對他說的那番話：「現在環境愈更惡劣了，要安心讀書，書本以外

的事，自己不要出頭……」想到這裏，他的心就冷了半截，何況事實上這裏的情形不是很險惡嗎！而且工作了，對自己又有什麼好處？他愈想愈覺得懷疑，小何那段話愈覺得討厭了，所以他在心裏罵道：「幼稚蟲，工作，工作個屁！」

第二天，李志成起得很遲，才洗完了臉，就聽見打鐘吃中飯了。走到飯廳看看，同桌吃飯的其他五個同學都沒有來，他知道一定是參加工作去了。當筷子放到菜盤子裏時，他忽然覺得慚愧起來。他想：這樣下去，的確對不起熱心工作的同學，也對不住自己的良心。自己並不是黑了良心的棍子，並不是覺得罷課不應該，為什麼要自甘落後呢？想着，飯在嘴裏也覺得無味了，於是他丟了碗，跑回寢室去。才在床上坐定，小何突然滿頭大汗地跑到面前來。李志成正想告訴小何，他也願意去工作，但小何不等他開口就氣急敗壞地說：

「老李！快走：我們要到街頭宣傳去，你來參加我們做個演講員，好不好？」

「街頭宣傳！」李志成喃喃地唸着，心裏震驚了一下，工作的熱忱又消失了。說到街頭宣傳，他想起了一段不好意思告訴人的事：前年，當他還在家鄉的時候，他也要參加一次街頭宣傳，他擔任的是發傳單，才到街口，就看見幾個穿中山服的特務

，拚命打着他的一個同學，當他看見同學頭上流出了血時，他顫抖起來了，他想轉身跑回學校去，但是看看一同出來的同學，仍然勇敢地往前進，他不好意思獨自轉回去了。硬着頭皮跑到他工作的那段街去。在街上來回走了三四趟，他還不敢掏出傳單來。在他眼中，每個行人都像是特務，店裏的店員，好像也對着他冷笑，似乎他的秘密已經被人窺破了，那時，前面一隊穿制服的人，向他衝來，他以為是來打他，連忙轉身跑進一條小巷去。聽見後面並沒有跟上來，才敢放慢了脚步，但心還不住「嘖嘖」地跳。看看時間已經不早了，他決定轉回學校去。但是想到自己的傳單還一張都沒有發出去，他窘住了。他想：假若把傳單再帶回去，不是要被同學們笑話嗎！正在作難的時候，忽然鼻裏衝來一股臭氣，原來前面是個廁所，他立刻得了個主意：連忙走進廁所裏，看看裏面沒有人，就慌慌張張地把傳單丟進廁所坑去……

他不敢再想下去了，心裏一陣悸痛，使他全身都軟了，他索性躺到床上去，嘴裏喃喃地說：

「我不會演講，不會講！」

「不會講就當糾察罷，或者貼貼標語也是好的！」小何想不到竟會遭到拒絕，他有點失措了，但是還耐心地說。

「我不能出去，我脚痛，我只能在校內做點鬆鬆的工作。」

「大家都上街去了，那裏還有什麼鬆鬆工作！」小何生氣了，恨恨地看了李志成一眼，就轉身走了，一面咕噥着說：「好！你愛鬆鬆，就讓你睡在床上，永遠不要起來。」走到門外，猛力地把門一關，就急急忙忙走了。

晚飯時，李志成聽到說：宣傳隊被打了，有人還受了重傷，他心裏也激起了一陣悲憤，尤其關心着小何的安全，等到有人告訴他小何沒有被打，他才放了心。

晚上十點多鐘，小何才帶着滿面倦容回來。走進宿舍後，就往他床那邊走去了。李志成雖然知道小何回來是不記舊怨的，早上和他鬧的那點別扭，想來不再留在他心上了，但是李志成向來不愛先開口，他見小何不理睬他，他也就耐煩和小何說話了。

小何躺了一下，息然像想起了什麼事，轉面對李志成說：

「老李，你常常說生活圈子太小，沒有什麼題材可以寫的，現在題材來了，你寫一篇關於今天血案的詩，好不好？明天要開詩歌朗誦會，正需要這類詩。」

李志成正想找個機會，表白自己並不消極，現在見小何要他寫首詩，他覺得這件事倒還不錯，於是就點頭答應了。他馬上握緊鋼筆，構思起來。但是，要怎麼寫呢？要寫一下特務的兇狠嗎？可惜這次他那有親眼看特務的面孔，要歌頌宣傳員們不怕打的精神嗎？他又沒有身臨其境，對宣傳員們的情緒還捉摸不住。那麼！寫點什麼呢？他急得拚命搔着頭皮。十一點半了，他的筆還沒有和紙面接觸。最後，他長長地嘆了口氣，頭昏昏地倒在床上了。

次日早上，李志成被小何從夢中叫醒。

「老李，你的詩寫好了沒有？」見李志成清醒了，小何溫和地問道。

「沒有！」李志成痛苦地搖搖頭。

「怎麼！你昨晚沒有寫嗎？」小何立即蹙起眉頭。

「我不知道昨天挨打時的情形。」李志成哭喪着臉說。

「你爲什麼不早說呢？」小何抱怨地說：「這裏有一張快報，昨天的情形寫得很詳細，你拿去參考罷！」說着，從身邊掏出一張快報來遞給李志成。然後繼續說道：「快寫呀！十二點鐘時候就要的！」說完，笑了就急急忙忙地走了。

午飯後，小何跨進寢室時，見李志成蒙着頭睡

在床上，小何跑到他身邊輕輕地搖了一下，一面低聲問道：

「你的詩寫好了嗎？」

看見沒有一點動靜，小何以爲他心裏不舒服，就不願再打攪他了。自己在李志成桌上找起來。桌上亂七八糟地堆開了字紙，但是沒有一張是詩稿。看看桌下丟了幾個紙團，小何拾起一個，展開看時，上面寫着「不怕打的鬥士」這樣一個標題。再看另一個紙團上，却只寫着「給兇手」這三個字。小何又打開抽屜翻了半天，才翻出一張寫着幾行整齊小楷的稿紙，小何以爲是詩了，但是定睛看時，上面却是這樣寫的：

北海公園的黃昏

每當太陽從古城西邊的屋頂消逝，留下半天紅紅的餘輝，染紅了整個古城的時候，我愛夾在一對對紅男綠女的遊客中，獨自在北海堤上安閒地才于……

關於孫科

孫科對報界發表了許多造謠論調，這些調兒我們早已在中央社和特務口中聽得爛熟了。所以這事如有什麼意義，那就是暴露了孫科這「開明份子」的奴才本形而已。

(明)

吳景超教授回到北平以後

域槐

在官場中週旋了十年的吳景超教授，懷着戀舊的心情從官場撤退回到清華園來了。

他這次不是爲了視察，也不是爲做調查工作，而是真正的回到他社會學者的本位上，用他的學力再加上這些年來奔走在國民黨的政府中任官職所見到觸及的經歷，再來對中國實質社會作一個深深的探討，這些普遍在今日的社會上的貧窮問題，怕是他今天最引爲值得重加深思評估價值的問題了。

時代在變動，反應在學校裏更是真切。戰前清華園的風景，雖仍留存到了今日，但今日清華園的空氣，已迥然地與往昔的不同。這種因變動而有的差異，不是生活在這圈子裏的人，是體會不到的，是覺察不出來的，要能適應今天這裏的生活，必先對這裏有一個了解。作爲一個研究社會學的吳先生，在觀看實際生活現象這方面是有他過人的獨具慧眼的能耐的。然而，在剛開始走回這裏的時候，在剛觸及這裏生活的人物時，這也彷彿是不同類型的文化起始碰在一起的時候一般，多少總對存留在這裏的「現實」有些疑惑，便必然地不易立刻得到調諧的適應。這在清華大學裏的同學們看來，難免不

有「失望」之感。

我說難免不有「失望」之感，是有事實可考的。吳先生是清華園的名人，從進清華當學生起到一九二二年出國，在七年的學生生活中，他是清華園裏一名出衆的人物，是當年的活動份子，他會長期主編清華週刊，又是成績優良的學生。高高的身材，輪廓可分，談話使人覺得鬆適，還頗帶一些詼諧口吻。留美歸來後便開始了教授生涯，這正是傳統典型的清華教育出來的人物。他一直是生活在舒適和安樂的環境中，從事着一種所謂的神聖的教育工作，他是一位社會學的專家，熱心於社會實際情況的調查和研究，然而由於生活意識的拘束，總不免帶着一些傳統文人和濃厚的經院習氣，始終只是以觀察人的身份去觀察實際的問題。基於這種態度得來的結論，除了富於一點人類本性的同情和憐憫而外，是不易於對問題得到真切的了解的。

自然吳先生自己不會這樣設想，而相反地正因爲有他自己的結論，終於禁壓不住自己胸懷的抱負遠見，他不能再把自己局限在象牙之塔內，讓自己生命之火在裏面窒息，他要爲他所從事研究的學問

，尋求實踐的機會，他要爲他所研究的對象，找出路謀取改革，救助在窮苦中掙扎着的人民，他力主中國應該工業化以擴大生產的能力，從而吸收農用上剩餘的勞力，普遍地提高生活程度，而更基本的他主張限制人口的政策，他覺得三民主義中提倡鼓勵人口的增加，實在是一種盲目的見解，因爲當大家都沒有飯吃的時候，應該先使活着的人有飯吃才行，怎麼可以再加添些人來搶本來就已經不夠吃的糧食呢？

吳先生是懷着許多希望和理想，走進中國的官場，在那個舉國沸騰抗日戰火聲中，開始了政治生涯，做官畢竟與當教授不同，一旦負起了實際的責任，千頭萬緒的瑣細煩雜的公文，成年累月的人事糾纏，抱負未見實施，他已感到工作上當疲勞了。在這腐敗癱瘓了的政治機構中，一個學人的參政不過如滄海一粟，很難發生作用的，十年實際從政經驗告訴了他，在烏烟瘴氣中改革與更新無異乎癡人說夢而已，倦遊思歸，幾次想擺脫那種無聊的生活，但友誼道義一直拉着他不放，便一直拖到抗戰結束一年之後。

積極的希望既不能兌現，他便以客卿的姿態，利用官府的方便依然不失書生本色的做一些文字的職務，在抗戰中的前幾年他在重慶經濟部負責諮詢

是後方艱難的出版界裏比較有價值的刊物，經常有論著有些可以作爲參攷研究的資料，多少能使社會上一般人及學者的意見有發表和提供採納的機會。後來戰時生產局成立了。他擔任最煩瑣的秘書處長的職務，他說這工作更是無聊。整天幹的幾乎都是在替美國人打雜，一忽兒要油，一忽兒要房子，忙的全是這回事，而整個戰時生產的計劃則很少實際去做。

戰爭結束，日本投降之後，他又任職行政院善後救濟總署，對於各地之實際需要救濟的情形，災害的程度，以及物資的分配這些問題，都在他的工作範圍之間。這時期他的工作點沒有定處，常來去於各地旅行視察，這樣工作對他倒是挺合適的。因爲他正可以利用這難得的機會作廣泛的實際的調查，這，他已經把搜集的材料用日記體裁寫成一本「劫後災黎」，對因戰爭而發生的災難作了詳細的報告。

吳先生便是這樣的在政府裏工作。其間他曾因公出國兩次。一次是隨翁文灝去英國，一次是獨自去美國考察，先一次是很忙的，後一次倒是很鬆閒的，他說，實在的並不是鬆閒，只是沒有在國內顯得那麼緊張。時間可由我個人自由支配而已。

他仍然沒有能對苦難中的人民多些認識，因爲幾年來他生活在另一個與人民脫了節的政團中，他

耳聞目濡的盡是些幾經穿鑿附會了的言論，所以沒
 有能認清現實，並且還誤解了全國爭取民主的進步
 人士的重機，至於對一二學生運動，他幾乎全蒙蔽了
 受了中央社的影響，他是受了這種因宣傳而蒙蔽了
 視綫的人，剛一回到清華園，這裏出現的情況已遠異於
 昔日，這裏有懷一些氣象，使他感到新奇。剛對於
 對物批的，文字，這些氣象都使他感到新奇。剛對於
 官場回來的人，對於現今的學生怎麼能有了解；清
 華園對他實在是很模糊的，他起先以為同學們對於
 他的歸來仍然熱烈歡迎，清華週刊更以他是一個早
 年的編輯者，希望他有早年的那樣姿態來歡迎他，
 自治會學部也請他講演，這對他不能不算是很榮
 譽的。但是事實告訴我們，他對他的文字和講演是
 敗了的。他幾乎對他的期望是很高的，一般的口吻稱
 道的與他，同輩是有過一些日子在和他朋友回談話
 中，他說自己已經過了一個亂字，他的朋友回談話
 他，就是這一個字，錯不得，你個亂字，自此以後他
 改稱作「內戰」，而不稱「內亂」了。
 地問，「昆明談到一二運動時那裏會來幾千萬塊
 錢？學生們自己過能報？這些問題，經過他的朋友
 自那裏還能出報？這些問題，經過他的朋友
 賣物，如那老百姓是怎麼來的？同學生們本來的形
 如

何地有組織的進行工作，後來又怎樣的應付。那些暴
 險的局，和如何的復了，課，安葬了四烈士。同學生
 自己以文章，進印刷廠，另校對，同學生們自己將
 一個週刊從你創十萬元，另校對，同學生們自己將
 說份的銷路多過些報章雜誌，現在也有接觸的！他
 物多了，各地多過些報章雜誌，現在也有接觸的！他
 對真不定的世界，這些報章雜誌，現在也有接觸的！他
 事見了，這些報章雜誌，現在也有接觸的！他
 看一綫，他親眼看見許多朋友們，不是用他的原勞
 力一綫，他親眼看見許多朋友們，不是用他的原勞
 走狗，也都不是共產黨，裏面心，民不是用他的原勞
 於一解，在同學方面，他看見了他們的功課，以至
 戰前，他到華北，和他們方面，他看見了他們的功課，以至
 殘的，他到華北，和他們方面，他看見了他們的功課，以至
 才瞭解，並且還才，和他們方面，他看見了他們的功課，以至
 德政一解，並且還才，和他們方面，他看見了他們的功課，以至
 體察出這時代的親民，華受國，民黨所賜予人民的一
 壞，進到這批，對政府，卻無有這把半個世界，在
 身現，得五到現，對政府，卻無有這把半個世界，在
 身現，得五到現，對政府，卻無有這把半個世界，在

馮玉祥將軍告全國同胞書

這封信是馮玉祥將軍在美國舊金山華僑日報上發表的，美國下午報在六月八日亦以整欄地位譯載。馮將軍近年來為國內和平民主事業努力，早為全國同胞所敬愛，但因此，也就招致了政府對他的不滿，於是去年「奉命」出國了。馮將軍到了美國，當然也不能忘記海濱邊的依然受苦的祖國人民。而今，事情是更加明白了，所以馮將軍又赤誠地寫出了這封信，號召全國同胞起來反對內戰。讀完這封信後復，我們除了遙向遠在海外的馮將軍致敬外，更應響應他這號召，全國同胞一致團結起來，反對內戰，爭取和平民主的早日實現。

(原信全文如下)

舊金山世界日報轉全國同胞鑒：今早讀三藩市英文報和世界日報，得悉南京打傷和打死許多請願的青年學生。

青年學生是中華民國的青年主人，因為吃不飽穿不暖誠懇的向僕人們說：「你們不要打仗！」這是他們的本份，他們應當有這個權力，僕人殺主人僕人打主人，這是澈底的反叛行動，況且就退一萬步來說，幾個兄長爲了闖家務，打的頭破血出，子弟們出來向着兄長叩頭奉揖，請求不要再打，聽也好，不聽也好，何至於忍心害理，喪盡天良，把子弟們打死打傷呢？這件事請，是應當馬上認罪的。

玉祥是國民黨黨員，在國民黨的每個黨員，都應當本着自己的天良來說真話。

自去年推翻政協決議，開始打內戰以來，在國際上，美國的報紙沒有一天不說：南京是壞政府，南京是獨裁政府，南京是最貪污的官僚集團，又說世界不和平完全由中國打內戰惹出來的，非共管中國不可。報紙均在，可以細細查看，中文的中美週報說：有人說杜魯門總統發表對中國宣言說：「對中國政策不變」，那是翻譯的人誑騙中國的話，中美週報希望有良心的人把那篇文章譯出來，給中國同胞們看看，由此可見，執政的人日日都坐在

五里霧中，都在作夢，一點也看不清楚，美國人要共管我們。我們自己還打什麼？

看看我們的內部，自打內戰以來，台灣的民變，殺死我們台灣多少同胞？還死了許多官吏。至於殺縣長，搶米還有很多，不打內戰，那有這個事情？

經濟的事，由兩千二十元法幣換一元美金，內部打起來了，就漲到一萬二千換一元美金，最近到了兩萬八千至三萬了，公務員的薪水，怎麼漲，也趕不上米價漲的那麼快，這樣，人民怎麼活呢？還怪人民搶米嗎？

同是一樣的軍隊，待遇不同：打仗打的越好，越要縮編，除了瞎子以外，誰都看見了：一個集團軍縮成一軍，一軍縮成一師，一師縮成一旅，結果是撥散了。隨意亂撥，殘廢傷亡的官兵，怎麼查考？故意的弄糟糕，軍心渙散到極點，許多有知識有功勳的軍官去哭靈，世界各國，無不失聲大笑，不要說吃不飽穿不暖：夏天穿棉衣，冬天穿單衣，為什麼許多軍人成軍成師成團成營的到共產黨裏頭去？就是因為拿着軍人太不當人看，這樣下去，賞罰不公，是非顛倒，還要出更大的亂子。

政治全在用人得當，全在親民，不拿人民當主

人，還是什麼民國？只要是本家親戚鄉親，什麼事情都能做，反之，任你有什麼賢能，也不用，這樣下去，不貪污說什麼？不混亂說什麼？

黨務看不見主義在那裏？黨員本來是親愛精誠，無話不說，感情才能溝通，在重慶開大會時，一位同志上台說話，有人說：拉出去槍決他，叫他滾出去，我們在旁邊的常務委員聽了實在覺得新奇的很！在中山先生手裏，沒有這個情形。如今變到這種壞的光景，還有理還有義嗎？誰領導的呢？應當不應當自己檢討檢討，旁的就不必說了。

國家用人，本來應當任用賢能，軍人如陳銘樞，蔡廷鍇，蔣光鼐，戴戟，馬占山等，都是因為愛國同日本人拚命到底本應當重用，而全置之閒散。勝利剛到來的時候，馬占山請求回東北去，不准，又請求不帶軍隊去，也不准，東北今天到了什麼樣子？福建的人民政府之成立，完全因為要求抗戰，忠心赤膽的李濟琛先生，排斥之，不得重用；如七君子沈鈞如先生等爲了救國而下獄，他們有什麼地方對不住國家？而今連參政員也不許他們當，張表方先生負全國的人望，總理說的，沒有四川保路同志會，武昌革命還須遲半年一年，還不一定，表方先生就是領導保路同志會的創造中華民國的大人物

，因爲他主張和平，不打內戰，現在把他看成眼中釘，這是什麼道理？

關於婦女的壓迫，孫夫人宋慶齡女士主張和平民主，不打內戰，便對孫夫人用謠言來攻擊，口口聲聲說國父云云，爲甚麼對於國母即這樣壓制？何香凝女士的發言都被種種檢查扣留，隨從總理革命多年的忠實同志，就這樣無情待遇，全國有識之人，誰不痛心？

人民是中華民國的主人，勝利以後，又隨便徵糧，隨便徵兵，糧徵走了，人民吃什麼？兒子抓走了，他這一家怎樣過呢？人民都死光了，政府還有什麼用？「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違背了民意，就是違背了天意，背了天意，還有能不失敗的嗎？

國家立國，全在綱紀，軍隊成軍，全在軍紀，近年以來，軍隊對於人民，守紀律的固然還有，可是不守紀律的太多了，這樣一來軍紀破壞了，隨便騷擾人民，那裏還有一點人民是主人的意思呢？一喜就賞人，一怒就殺人，法律在那裏？只好說朕即是法律，所謂上無道揆，下無法守，綱紀掃地，如何不壞？

造謠生事、指白爲黑，這是最壞的事，近來報

館十之八九，操於一人之手，有硬骨頭的報館。不是封閉便是停刊；以朱子橋先生第一等廉吏，竟有報紙說他貪污；有美金存在美國的人反說他是窮人，無美金存在美國的人，却說他有錢存在美國；主持公道的，說他是共產黨的尾巴；主張不打內戰，就叫他退伍、叫他走開，這樣喪盡天良，任意造謠的通訊機關都拿在手中，國家還成什麼國家？社會還成什麼社會？

各國都免不了有特務人員，不過他們不敢假公濟私，我們的特務術滿各地各界，比明末的時候的東廠西廠還厲害多少倍，一點不滿他們的意，失蹤的失蹤、活埋的活埋。要證明這一點，可以拿某同志的一段故事來說，他坐了好久的監，來到重慶，才知道他在遵義縣長任內被特務告了，說他是共產黨，後來貴州獨山縣緊急，敵人來了，某很努力，當了專員，敵人退走之後，某的親戚結婚，宴會到深夜，女家的主婦人對某說：「太對不住你，」某說：「沒有什麼，」那人說：「你下監，都是我報告的，我要在你那裏當科長，你要叫我當秘書，我恨你，我以特務的資格，報告你是共產黨，今天我們又成了親戚，真是慚愧到萬分！」那位先生說罷就大哭起來。現在某同志還在某市做財政局長，這是

大家都知道的事。政權在手，爲什麼要靠特務來保護政權？這幾年來，死在特務手裏的青年男女，有多少千萬？這些誰命應該向人要求賠償？

我們抗戰，死的人民太多了。我們的科學、機器、各樣的軍備都不如人，八年以來得到了勝利，這是人民的功勞、軍人的功勞，死傷的人民拿血換來的勝利，那能够貪天之功，忘記了人民大眾，全說是我自己怎樣？那是別人的恭維則可，豈能自聖自賢抹煞一切呢？妄自尊大就是內戰的起因。

美國的開明分子華萊士先生，在歐洲、在美國各地演講，反對杜魯門政策，聽的群眾非常多，但杜魯門說，美國的人民都是美國的主人，每一個人都有他的言論自由，每一個人都有權利反對他不贊成的國家政策，人家的民主是這樣，我們爲什麼要打倒鑼、開倒車？硬要封報館、不許人民說話呢？

到過中國的威爾基先生，他是共和黨的大總統的候選人。他曾自動到法庭，去替共產黨員說話，他說：他自己是反對共產主義的，但他更反對法庭不准共產黨人自由活動。美國就是這樣的民主國，我們不應當學習人家嗎？

總而言之，以上各條都是事實，千言萬語，若

不馬上改悔，馬上對大眾認錯，澈底實現和平，中華民國的國格更要向下落，就是爲了個人的私利吧，希特勒、墨索里尼又得到了什麼結果呢？墨索里尼沒辦法了，招集他的親近人開會時，二十五個人中，有二十二個人主張他走開，還不能當教訓嗎？目前緊急萬分，應該馬上實行：

(一) 即日停戰議和

(二) 在上海成立議和機關

(三) 請張表方、李濟、宋慶齡、何香凝、陳銘樞、蔡廷鍇、蔣光鼐、戴戟、馬占山諸先生

和沈鈞儒先生等民盟的朋友主持和議大計

(四) 國共和各黨派各出代表五人至七人

(五) 各大學先生學生各出代表若干人、農工商各

出代表

(六) 首先要對各大學中學先生學生，先發足米貼

、津貼、好監督政府和讀書

(七) 對於國共雙方軍隊都認爲有功於國，都是服

從命令，一律實在優卹

(八) 真正成立聯合政府。

現在不是作文章的時候，乃是救國命的時候了

請同胞指示。

馮玉祥 啟

上海北四川路仁智里自



六日 元